論衡 商

共五

甲乙錄卷之二

懷川答明齋書五月甲子

高明所與和叔書前月偶爾奉見矣噫眞藥石也盖自早歲妄竊有意於爲己之學又從師門得聞此事必須讀書以明理克己以祛私此二者是其宗功非不知如此而氣質偏駿行又不力其於二者盖無毫髮近似者理旣未明則以利爲義者多矣已有未克則物慾常行矣或至忌叅處不知不覺全出於人欲者多矣每自點檢則其於爲己之學不翅北轅而適越矣今高明所指皆是實病而義利雙行王霸並用

者尤見其過與而太想矣然奉讀以還如針劄身不覺有警策爲新之意其爲受賜多矣比如病人沉痼將死忽有良醫投以神丹妙劑得尋生路則雖未知良醫本心果出於愛己而其爲惠則何可量也惜乎豪病垂死不得刻意用力終未能大受陰功也噫既受大惠則豈可無相報之意請以奉疑於心者相質焉與漢果以文字之過得罪於先丈而終不能開惑則在高明之道當引義告絶如朱子之云則其爲處義豈不光明灑落而見絶者亦且知罪而心安矣今不此之爲顧乃覊縻牽連而常以不平之意蓄之於

方寸之間隨處觸發或不知裁君子處義之道果如
是否乎且自惟念自有文字草定以来高明之欲使
改正者無不奉徇終至高明之已而後乃已未知所
以得罪者在於何處耶至於木川事此高明之所深
怒者然反覆思之無論其言之虛実其事之有無而
蓋欲打愚勿與互鄉人相從此蓋出於尊尚先丈之
意也當時聞高明有不平語亟以書自訟其罪自謂
或蒙原恕矣今乃有大不然者此則愚迷之見尤有
所不能曉者矣雖然此漢專無涵養之功本原之地
昏昧錯雜此既如是其見之言行者何由而得其當

乎高明所論正是頂門上一鍼平生得此於士友間蓋無幾矣以此警勵庶幾偶然不死則或有一分桑榆之功矣不幸有崔愼者北方無知人也忽然露章無倫悖理之言無所不至云極令人皇恐愧恧殆無以擧顔於人也雖極以書叱斥然遂事勿說矣奈何前後所言若不出於肝肺則天厭之天厭之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凡此云云必不出於詐僞並惟諒之

明齋答懷川書 五月十六

一自權生轉達僭論之後常切惶悚及聞鄙札之轉徹則雖惶悚彌深而積年囁嚅而不敢進者得備聽

覽又窃自韋以為倘蒙門下大度包納或加誨諭則只此一事足以增光於盛德而區區迷妄之見亦庶有開悟之路矣忽聞北人跳出則又悼心失圖為門下咄咄不已不但不肖無狀貽辱先人私心痛刻而已文子師友首尾四十餘年畢境至於此境心神如失寢食殆忘悃然不知所以處義之道方欲以古人所謂杜門不見人面而死者為自靖之地而已不料門下復賜收恕有此辱復而所以開示德意牖發迷衆者至於此勤奉讀以還又不勝感激果知範圍之大有非小人。腹所可量也之況以言善自保以天厭

自矣以無倫悖理叱斥北人噫門下之言及此而猶
欲自設畦畛蘊情不發以終自絶於長者則門下不
負拯而拯實負門下矣茲敢因下敎之言而一一供
荅以俟裁處觸忤忌諱有不暇避倘又蒙門下平心
易氣而舒究終始則豈獨拯之私幸而已下敎曰高
明所指皆是實病雙行並用尤見過與而太恕云云
此實出於點檢省察之餘非苟自謙貶而已則區區
妄見或不無有警於心下矣不勝幸甚嗚呼妄見妄
論不止於此也此只是大綱說耳其詳實在於辛酉
夏擬上長書而至今不敢仰呈者實是誠意淺薄之

罪也盖昔先人之於門下宗有至誠見有可疑處皆歸之於氣質之病而本源之地則未曾致疑故隨事責備必欲卓立無瑕以爲吾道之宗主雖言不見信或未能自盡而中心惓惓則未嘗改也不意到今妄見未免致疑於本源之地不唯氣質之病不能矯革而反有以長之此所以借有此妄論者也噫門下一身之所擔負者爲如何哉自任以晦翁之道自尉以春秋之義爲一世鶯紳章甫之所倚仗者今幾載矣千里之綮始於毫釐九仞之高虧於一簣是非之心人所同有若使後世之尚論者萬一亦有如極之妄

見妄論者則豈非大可痛惜者耶區區愚慮誠在於此而既已見阻不敢發口抱玆悁悁常懷欝結故其於權生相語者只如齊人妻妾之訕於中庭者而轉輾得罪以至於此無非見識昏昧之罪也昔年進拜於蓬山棘中也蒙門下責誨以為先丈之於朋友必盡誠相告子則不然可謂失先法矣極謹拜受奉持於心膂至今不敢忘而所具一書猶且首尾憂畏不敢即暴荒墜先矩此又罪之大者也良醫本心非出於愛己之敎亦不敢分疏此古人所以有未信則以為謗己之訓也此所以具書有年而不敢徑進者也

慨然奈何下教曰此漢以文字之過得罪於先丈而終不能開惑則在高明之道當引義告絶云〻又曰顧乃羈縻牽連而常以不平之意蓄於方寸之間隨處觸發或不知裁云〻不勝惶恐之至噫告絶豈是容易事耶范忠宣之不能辨於歐陽公則況無狀之於門下耶前日權生之轉達也亦有此教云夫以情義之不能如前者皆謂之絶則世間交際之間其不絶者幾希矣且其爲此亦豕敢有匿怨忍垢因仍苟且之計也門下之言及此宗不知所以仰對也然若以與和叔書云〻者爲出於不平之觸發者然則宗

非拯之情也夫不平者私情也論議者公學也拯雖無狀豈不知天下後世之公議不容以匹夫之私意有所掩蔽而敢有此意耶此只是妄見之誤入者耳若謂之以有不平之意故所見之誤為不平之所蔽云爾則拯亦不敢自以為是矣蓋前則拯見疑於門下而不能奉觧今則門下反見疑於拯而亦不能自觧惟其有疑如此而不敢早言如上文所陳則亦莫非無狀之罪也下敎曰自有文字章定以来高明之欲使改正者無不奉徇終至高明之已而後乃已云云夫上文所敎終不能開惑者是指不改總論之事

耶若然則又何以有無不奉徇之敎耶請敢更布曲
析蓋文字請改者前後凡三度其初甲寅則不肯之自
請也其次丙辰則拜於棘中時門下自許改賜也其終
戊午則亦門下使之更呈也其初請改也未蒙改惠且
敎以此事不須汲汲故寀不敢為再請之計其次許
改也又有多少往復而未稍只以姑依和叔所鐫為
敎且有弱不敵強山岳遞用等戲語奉托先銘在拯
豈非重事而其見戲如此則安敢有三請之意乎其
終惠書使之更送草本而拯意既懲於前未敢即呈
則和叔以為不可以改本之無甚變動而先自阻於長

者故不得不仰呈矣其後果只改得若干字而因有
依来意釐定之示矣以此自不得不止耳非以為更
無所欠也非但無所改而已再三許改之教亦歸於
不誠則此。無可如何者也亦然不但文字事而已門
下之於鄙家雖一事之微細一言之疑似苟有可害
於先人者則無不暴揚於後生私心常切怏歎以為
何故如此也且又有一言私心痛迫曾不敢發口矣
今不得不畢陳之門下甞引故金尚書言指先人為
忍人如此大段不近理之說尚此不擇虛宲輕以語
人則人子之心安得不痛刻乎此豈但文字事而已

耶此區〻私情之不能如前日者所以無逃所罪者也然義之不能不異於前則又是別事也師者道之所在故無犯無隱今也有言而不敢盡有疑而不敢質欵誠未輸而疑謗先華自古師生之間寔無如此之義矣是以區〻年來所自悶者外不能信其師內不能信其心〻不能無惑口不能有言衷曩矛盾心口不能以此寧欲泯默自守惟以不添紛閙於末路以重世道之累者為庶幾寡罪之地而已不知不覺陷此坑坎將不得自拔則莫非學無寔得中無定力外鶩虛名內失本分寔行摘埴以至於此耳復何言

哉復何言哉下教曰木川事高明之所深怒者無論
其事之虛實其言之有無蓋欲打愚勿與豆鄉人相
從出於尊尚先丈之意今乃有不然者尤有所不能
曉云云此事前未此嘗一槩今請盡之蓋先人當時
之事先人前後陳情之疏一一自列而
孝宗大王至有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之批矣然
其得失是非自有後世且人各有見若論處義當否
而公是非之則雖子孫有不敢私致憾於其間者今
此言則不然自甲寅至辛酉八年之間自此中及木
川隣近之處了無所聞而忽自門下傳出意者以告

於門下者陰懷疵病先人之意故托他人以播其説
使之紛然亦詰之際作為一場詬鬩耳以此誠不勝
痛心欲請其言之所出作書未及上而聞人已有仰
問者而門下不賜説破反有自當未安之教云故不
勝惶恐竟不敢呈而惠書有問於許璹之教矣然當
初致疑於門下者誠有由焉昔日門下之與和叔書
引其人恚詆之説而傍書於江都事四字而還抹之
若是其人之言則既書而還抹之何也抹之而使可
見者何也其後草廬之孫李塄端中言先人下世之
後門下與草廬會門下以先人事問之曰美村江都

事何以處之草廬答曰兄何為此言耶設有未盡於義者乃是少時學問前事耳吾輩相友則乃在學問之後今何可以此為疑耶門下即然而從之云往年夏李君喜朝傳門下之言於一士友則其問答正相反以門下之問為草廬之問而以草廬之答為門下之答此誠非外人之所能知也而其有此事問答則可知矣且聞游於門下者往往以此事為疵病先人之口實或有肆言而無所顧藉者如此則設使其言、出於木人亦承望門下之餘論耳其後打愚奉問則若以其言為出於柳壽芳者云木人奉問則便以造

言自當云有書於此中則以為問於許璜而最後恭
仲舉稟則以為闡諸草廬云夫如是則迷惑之心雖
欲無疑何可得也此所以敢有云云者耳言端已發
故不敢不悉暴前後心曲伏乞矜察幸甚然此數款
只是私情之不能自釋者耳與上文所論妄見者自
為兩件之罪非敢藉此不平於內而隨處觸發於外
如下教所云也未知門下終以為如何噫病蟄餘喘
虛名上欺分外蒙恩至於此極終未有仰報消湙之
路而當此世道潰裂之時又作一場紛紜其間一身
顛沛有不足言而貽辱於亡親貽羞於 聖朝生而

負心於忠孝死而得罪於後世中夜思之誠不知置身之所也自遭此事以來已定杜門待盡之計矣又感門下縷縷之教不得不一暴而賤疾沉淹汔未自振且不敢靦然抗顏於門墻敢此俾書替伸下悃

懷川荅明齋書 五月十八日

日者病中聞有崔事極用驚駭力疾作書函謝高明然旋思語無倫理得罪高明者愈甚矣茲承縷縷下荅感戢之餘還深喜幸功欲遂一供荅而半入鬼門精神昏惑有意莫遂可恨來書不能目睹使兒子與孫讀、而聽之至兒子奉稟一款兒子大驚曰案無是

事亢世間言語如此者多雖一一供答而言者徒歸
誣因而聽者以為矯飾以故復絕意於復為高明露
此悃愊只有抱此以俟百世之公議而已

玄石與明齋書

玄〻老翁於先〻生乃數十年道義之友也於兄為
數十年道義之師也推隆親厚一世無兩而其所相
激者乃碣文之全用狀語也後書又有內外之說也
又有山岳之說也又有木川事而昨見兄答老翁書
又有金尚書事矣生平尊仰如此今則有許多阻礙
此正兄所謂情義不能如前者理勢亦然也然以愚

揆之全用狀語及山岳之説皆以鄙夫為病欲其有所開悟則似非全當於本家者也内外木川金尚書等事雖曰三説其歸不出江都一款則此恐不當下又不必下也何者世人遇事必欲伸下者為其或能亂真而蠛人焉耳今則不然先庭自訟之深樹立之卓著於上下耳目本末焯然尤翁云〻秖見其為吝於與善薄於故舊豈能有損於幽光之萬一哉至於内外之説尤草二丈既已相諉不必溪究木川之事尤翁亦云出於尊尚先丈則又何必旁推默蓄俾到此境耶其果如此處之且於存訊之節訊論之際一

用公正和平之道則兩間情義雖不能如前而其契
好師弟之道自有斟酌不到於大段乖蘭此誠平日
所以奉請者不啻鄭重矣兄乃反以極言竭論爲主
語意深切無一顧藉雖曰隨問而對亦其歸輒以敵
已以下所不堪者行之於函丈大老無異告絶之書
則事理至此決無餘地雖亦自以爲誠眞之道而恐
於君子怨德之報禮義之衷語默之當所失非細也
至於長書一節案爲師弟大義之所係時節雖晩而
道理自在見識雖或未的而誠意可見尼翁雖不聞
納而公論可俟如以利害參之亦必與答書中歷數

心術隱迷之過者有輕而無重此又前書所以申請者意更切至顧何爲而不於其時並呈使觀者益疑於私怨報復之發而終無爲師忠愛之道耶凡此㦯處皆非愚滯所能曉然云云

答玄石書 六月

多小誨諭傾竭至此雖拙昏塞敢不領悟懷川復書語不知裁有同狂妄脩責誠是然此皆前此蘊結而不淺者故既已發端不覺其至此耳蓋抱此疑結不以宲吐無時可解故寧因言端之發而一暴之或蒙旋賜開諭則庶有釋然之路及承回答之落落之方又

悔訟而無所及矣然惟其不敢告絶故有此縷縷若果告絶則便當閉口安有許多耶兄以為無異告絶之書恐未諒也至於擬札之不敢并呈則非但嫌於自明也前此已及其書之意而未蒙索見竊恐又以為謗已也既已逢見疑却則義雖強進雖使強進未必開納則適以彰其過益其累而已豈區區之當初効誠之意耶以此不得不只陳不敢徑進之意以俟其進退而已時論之以私憾聲罪固以甘受雖使果進擬札又必以為私憾之故有此懟筆寧有以為效誠之理乎愛憎既変嚬笑皆醜君臣之間亦有樊草之

義則高明之以為必呈可愚所未解也冒然若長者使之進之則在長者為樂聞過與人善之美而此亦方有效誠卞惑之路矣但聞鄙書已發於洛下以高明之知我之心而猶如此者則他人可知又必有為北人之為者矣方又惕俟耳

又答懷川書（六月二十五日）

伻還下復書感悚之忱至今未已綦仲所傳之言甲寅冬以後則門下案無與草廬會合之時故其時固疑綦仲之誤聞矣其他辭說本不敢縷縷仰凂而積年蘊結而未能吐出者不覺因下敎之及而一暴之

觸突威尊無所不至惶懼危悚追思病悖只自罪訟
而已至於以侯百世公議之教又極惶恐不知所論
區區所仰瀆者只兩件事耳所謂妄見妄論者則無
他也果是誤入而全妄則一毫無損於盛德矣倘或
不至全妄則亦不無助於深省容察之一端矣倘或
辱賜反復則當益以攄發迷惱而亦有開悟之路矣
何至遠期百世之後哉所謂先人事不肖私心竊不
能無望於門下故不得不罄訴心曲耳旣以昏昧之
見識蔽於悶迫之私情凡所妄生疑惑者豈皆得正
若蒙門下追惟舊義俯察人情平心舒究而曲加裒

憐則幽明受賜矣結俱釋只在門下一言之間耳尤何有待百世之事耶云〻

懐川書 七月

前書疾甚時節看全不省首尾如何其中兒子云〻者適其時兒子在傍謂無是事故畧及之非敢有分疏之意矣比来窃詳前書之意若以愚或將変改前説自致於無罪之地故申柬甚嚴者然愚不敢如是也窃嘗受教於先師則以為顔子犯而不校是非内懐怨怒而外為謙遜寔出於誠心謝上蔡聞過漸惶至於汗流雖以蔡少游之輕佻聞伊川説而面色騂

然愚雖無狀不敢始為矯餙而終又反復也竊恐高
明慮之過也當初愚以崔跳為悖者夫一事致死何
等師弟也須如孔顔然後乃有畏匡時問荅而今以
醜差体段混並於父子君臣之大倫以為脅勒之詐
其心不難故鄙書云〻矣大抵尊之前書語意豪健
令人悖怖玆承前月廿五日恵書則不趐減十七八
也然前書之意終有所不敢知也既曰其於先丈事
無不暴揚云而又曰豈不痛迫又曰痛刻云則是視
以父兄之讐也然而以指摘瑕疵之說為出於愛惜
既有痛迫痛刻之心則愛惜之心何從而生也豈高

明慮人或疑指摘之言全出於怨惡之私故為此愛惜之言以解人之或疑耶今日迫切之云雖與春秋禮經所謂必報者有間然引義告絕則決不可已也何也歐范之契可謂至深矣然於范碑歐公果若以無為有則朱先生以為忠宣當沫血飲泣引義告絕今日高明怨怒之事奚但以無為有而已耶若以朱先生說為非道理則已不然則豈非可疑之大者耶愚迷之惑終不能自解也且前書所謂金尚書云云高明何忍提起此說也當時金尚書每泣血而言者不但曰忍人而已蓋傷其同氣不得從容就盡而謂

出於先丈之倡之故言不知裁矣愚之對人說此曾
未記得豈我惑其至情氣上痛迫而說人之際不覺其
誤觸先丈耶若是則負犯為不少矣高明之怒不亦
宜乎至於木川事則聞高明與打愚書與貴院答木
之文相左而且見前日所從聞之人憂恐細徨則其
言根自有所歸故便即自當自當之外更有何事茲
者窮着來書之意則似欲我之為先丈稍停以校於
高明之孝思可見高明之至意矣然金尚書及木事
愚既引伏更無可說至於平日得罪於先丈者專在
於鐫事蓋中其毒者此漢最先矣及其排斥朱子自

立已說將有以易天下則愚竊不自遜揆自托於闢
邪距詖之義而不量其力之不足將以身殘滅而極
力以斥之此於先丈雖未嘗不服而亦為斯文世道
未嘗不憂歎也至於鑴以亟悖伏法之後則意謂高
明為先丈當如庾元規之於蘇峻事後而竊聞高明
猶斥打愚陰陽之論其扶護之意猶在尚復何望為
世道憂之之心又甚於前而顧以今日老少之說大
行其禍將有甚於癸甲故隱忍而不敢言矣日者金
捩理來言曩時人以高明抵和叔書相賀以為今則
其僞學自敗吾輩前日不準按律之請甚幸云云夫

為學之名自有來歷皇恐不敢當而菲偽學仍為逆
黨是首尾一身事况如我者此路已熟乎况閩嶺人
有跳在可胎雖然憤鐫之心至今猶甚雖九死而靡
悔且雖欲如金匱紬中縢文之云而不成說話於此
一事則雖欲為先丈受惡不可得也幸有以恕其愚
迷也若其百世之待非愚之說貴書有人心所同云
云是百世以俟之意故欲證成其必然矣大抵今日
兩家各求道理則在我者只得因高明所示十分警
策以庶幾於一班之窺可也在高明則只前所謂引
義告絕四字案不可易底物事姑當如此以俟行言

之息斯可矣

答懷川書 七月二十二日

萬悔便下復書又有多少說話愈不勝皇恐之至第所謂申東甚嚴云者又出情外門下視拯平生愚昧乃能作如此操縱之術者耶前日所示北人以為無倫悖理無所不至者奉諱辭旨似是指其侵侮先人者故私心以為感服矣今却便釋一悖字之義似若為此人分解者然豈門下以拯御復為申東故特共北人為地反以前日之過示為悔耶誠如是則非但拯之失望又大矣凡在聽聞亦或不能無疑惑於門

下矣語意豪健令人悖怖之論尤極皇恐前書觸突
無所不至固已知罪矣然情迫辭激不覺至此倘蒙
少霽威怒而俯賜情恕則或以為可矜而不以為可
惡也所謂痛迫痛刻之云只言私心隕蹙迫切之至
耳以為如此故情義不得如前日云爾若謂有難言之
意而之上至引春秋禮經為教則驚愕甚矣此則又極
言不知裁之罪也迫刻之心如此則愛惜之心何從
而生之教恐門下之不諒人心也平生尊師之地有
此妄見之起則誤令如下教引義告絕寧無慨惜之
心乎其欲一效妄見或冀萬一有補者竊恐天理人

情之不容已者安能恝如行路之人耶其終不敢一
言者則或以情義之不如前日故愛惜之心未至而
然以此見罪則甘心引伏矣至於慮人或疑全出於
忿憾之私故為愛惜之言以解人疑之教亦非此挻
之情也自有此事以來人莫不亦以私憾終至大臣
以之上達而挻則自恐其妄見之誤入者或為私意
之所蔽故一皆甘受少無自解之念矣不然何敢則
於前日仰復中語到私憾之處不顧威尊之嚴畏不
避辭語之逼切直陳竭論無所忌諱使世之執言而
見罪者益信其都出於私憾耶門下則反以欲避私

憾之迹致疑於用意之巧尤可歎也此等事不須如是喋喋而不無自慨於心者未免因筆畧及耳木川事又蒙勤示當初本院之有通文於此中也不言某事某言而其時到處鄉戰罰奬紛然此中之意則以爲太憂故即以雖未知其言之如何而六七年之後追加擿罰事未妥當之意回答矣其後始因打愚之與方伯書(縣倅到界初也)聞其語句而又因人始知出於門下之所傳欲知其詳申叩於打愚矣其後聞門下索去答通之文以爲此中前已聞之而惡其言之出掩置不答云云此中士友亦非一人以此數之出於意

外故咸恨當初答本之文久於愚量不問其爲某語某事出於某人而徑言摘罰之未安遂爲門下之所疑也此事支離不須更擧而亦因下敎之及而略陳之耳至於尹鑴事不料門下之又以提起也門下於丙辰答不肖之書不以爲已解疑云耶唯此一事自先人在世時至于丙辰積十五六年前後往復彼此殫盡而終。門下之得解疑況其人罪死之後尤有何更論之事乎所謂庚亮之罪反復愚之終未知果當於先人而至於扶護之云則亦恐是載鬼之車也打愚陰陽之論宗未省訖昨未見以書叩之則所以見

詆者只槩北疏之意而所謂陰陽之論則全無所答未知作之言之出於何處耶其人事拯自知未曾掛口而乃以不似之説謂得於士友間相傳而質問於門下云吁可恠也噫先人平日心事門下豈不必諒而奈何尚執此一話頭使之受人頰舌於身後至於此哉如拯之屏伏餘喘守分窮谷而徒以打愚之傳詆門下之過槩而終未免扶護罪人律則之上豈非命也老少論云云之上曩時人相賀云云皆非賤蟄之所敢知也而事忽至此罪義于身雖微下教之及固不知所以措躬者也以上諸款謹下教畧復一二而唯

是金尚書云云何忍提起之責隕蹷之極若無所容
也拯雖極頑亦豈忍無故發此說哉年前因宋堯錫
已聞門下下之有此說而近又聞令季瑞山及門下
諸人到處騰口辭說因拯則向得一向泯默不爲一訴
於門下耶夫金丈至情痛迫之語則人雖間然金丈
曾於癸巳之秋一訪先人於丙舍爲及當時事謂先
人引咎不仕之太過而哀其同氣之不幸其至情可
見矣噫殺身成仁一家義烈炳炳則死者固無怨悔
於冥冥而生者亦豈眞有尤人之意哉金丈於先人
眞有不但曰忍人而已之意則是怨之深也亦之甚

也又安有手登薦剡以欺吾君時加存訊以欺其心之理乎今乃追擧其一時至情痛迫無所歸咎之語以爲瘢痕先人之證左則亦豈金丈平日之本心乎前日則只以門下之輕以傳說爲悶矣今此下教則便有因其言而寔其事之意人子悶迫之情於此更加一節矣禍處之事崩心隕首欲言而不忍者誠如下教而到此地頭亦不得不沫血飮泣一暴窮天之寃嗚呼痛哉不肖於當時歲已九矣雖極迷昧無他省識而猶記先妣自決時先人則不在家中之至今追思歷歷如昨人子見此而尚延喘息於人世豈非

命之至頑耶先人。辭咨欵陳情時有復於於慎齋先
生一欵曰其時某與諸士友聚謀處身之所亡妻知
事急遣婢邀某〻至則曰與其死於賊不如早决願一
見而訣耳某不忍見走歸士友所云〻其時先人不
在家中曲折宗與不肖所追記者合此其宗蹟也雖
使金丈而在亦未必以已不必以已不目睹之事身
質傳聞之説况今於金丈已沒後幾年無端引播其
説以為訾謗之口宗即不但為不肖之至寃極痛抑
恐於門下盛德所損非細也先妣處義之明白不肖
之尚今了然於心目而中夜泣血者也苟有一毫起

晦之端則雖人子爲親之至情何敢抵言若是以欺
天地鬼神乎嗚呼以不肖無狀之故貽累先人已不
可言而又與先妣明白處義之一節而堙滅之罪通
幽明萬殞無惜仁人君子亦必爲之衋然傷心於此
矣五情靡潰不能畢籲伏乞憐察焉區區昏懦之性
本不會與人爭下於敵以下猶未嘗敢以拂言厲色
相加則此或爲門下之所俯悉也今於門下前後觸
突有同狂妄非但門下作以悖怖人之見之者猶且
寒心而尚不能知止者誠以身處文師之間又蓄憂
疑而猝值震薄一向心痛而不自知其聲之疾也紙

末所敎四字不啻丁寧有以仰窺門下之微旨矣惶恐之外更有何言唯當杜門省愆自靖以待盡而已臨書徊徨不知所諭

懷川荅書 七月二十四日

来書感荷然来敎既有許多咎責而辭意之健無異於前只當甘受而其中疑有不可曉者畧復奉質焉朱子論心不啻詳矣而於大學正心曰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今以来敎所謂痛迫痛刻與所謂愛惜云者爲一心並有之物則與朱子說何其相戾耶雖以尊之謙辭筆勢恐無以服人也大抵前後責說其

所以作我本源言行者則誠可自省而其餘則無非
苟且矛盾抑勒変幻者何為其然耶所謂威怒指何
說而云耶此漢方且恐懼修省之不暇何敢有一毫
威怒耶若以大臣之言而云爾則怒室色市甚矣至
於忍人之說則自尊無端提起心竊怪之而畧陳當
初金尚書之心事而已此果此漢之罪耶至於尚書
之前後異視則亦非愚之所敢知聞諸水濵則可也
豈非亦復異下阿家之意耶扶護二字此尊之所甚
諱惡者而亦有事宗記昔鶴寺之會先丈明有黑白
陰陽之說而其後乃有指一事而非指全體之云使

我有謝李之事此非扶護而何夫鑴也乃敢訾毁朱子則是不知天命而狎大人侮聖言者不待行凶作惡而一毫一髮無非罪逆故每效其愚於先丈而得罪甚然此則全不恨矣來敎所謂解惑云者不記其如何而以庚申後亦打愚陰陽之論觀之則雖曰解惑而未免誤解矣打愚嘗以明言於愚信左右而不信打愚則有所不能矣舍弟暴者果有妄發矣然孟子曰殺人之父云云夫殺人之兄而乃殺人之父則可謂侵過一層矣且怨不必酬而今乃酬之以此爲罪則渠亦無辭矣然不能教弟之罪則固有所在故深

自咎責渠亦不少怨今事之發也亦累書功戎之亦
難保其懲毖極慮極慮唯去歲沃人通文於懷鄉指
斥先丈不遺餘力愚聞之大駭而叱責使還取而滅
去之此兩事則因今季城主激而致之也此城主足
自知故之不復詳焉唯是來書中師之一字極令直
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使我受此則京兆號之為
也故吾斥之無所惜矣若見與渠書可知矣人之疑
不疑任他而已唯來論所謂扶護罪人之律云云正
如前日所與和叔書禍福二字相合而欲以此為持
人之賢愚本無禍福之人心無乃厭習於所謂其人而

謂人〻皆如是耶旣書還抹而猶使人見之者前書
忘答矣此事不記何時事然文簡先生嘗於石潭日
記手抹休庵一款而字〻猶鑿〻分明此亦有心而
可疑者耶至於先妣云〻其在誠孝安得不然之日
者因金士輔聞尊以母先不明持疇孫窃歎尊之不
能推恕於人愚雖無狀何忍忘而效之乎大抵來書
忿怒更加一層引義亦絕不宜少緩而猶且云〻此
則愚昧之所不敢知也

右書所謂舍弟果有妄發云者推之在懷縣也尤
翁門庶宋圭東僞作尤翁書干請於靈岩郡事覺

尤翁呈狀官治即刑訊一次后欲放之徃候尤翁及此意尤翁又自發奎東偽造御室之罪於是奎東為先因報于方伯推時病作已決歸計故其日離縣而歸家矣其後子敬歸自京謂推曰京中聞君有新謗謂君因宋奎東事以為殺人之事吾未之學也即日決歸云君果有此言耶推曰无之其後聞時杰到處肆詈曰殺妻之事則曾聞之矣殺人事則未之學也因而詬辱先人無所不至云即此事也

所謂去歲沃人通文於懷鄉云者推之在縣也有

宋子慎祠享事推以爲未安故誤遂中止於是沃川人通文懷鄕以數推罪其文三至懷鄕縣而懷儒見即掣去故終不得見未知辭語竟如何也即此事也

所謂囚金士輔聞尊以毋事不明持疇孫云者疇錫之繼毋昔年自溺於黃山江水以死而此言則全無苗脉其後金士輔委來發明渠往拜之日言疇錫登第可賀云則左翁曰聞羅良佐言此孫不合淸望云人言如此登第非所喜也渠適絶聞宋後昌所傳尼山中亦有不合於翰林之言即擧此

言以對之則尤翁曰尹拯之言云耶渠曰恭素謹慎安有此言只尼山中有此言云矣尤翁曰昔則謹慎而今則全不謹慎云其問荅只如此云矣懷川此書之後則往復之義亦絶不能復作荅故畧記其書中所及者如右

荅朴士元書

懷川往復聞自拙所謄送云想已入覽実或以為逼突太甚或以為太不遜順蘊久發暴不覺至此皆所甘受惟和叔書以不並送擬札為宗私怨報復之誚而恐無以自解鄙意却不然前此已累及其書未呈

之意而終未蒙察見則是以為謗已也如此而有冒
進之義耶蓋係自己事者雖人言如右皆罪歸於已
擬札則若未得開納則是又彰其過而益其累耳豈
當初効誠之意哉故未免如此而和叔之見正相反
信乎義無形而意見難齊有如此者未知明見理以
為如何大臣顧惜國体故其於扶抑輕重之間勢不
得不然耳然在賤分則極一幸會也蓋賤分則守株
難変而職名則陞而又陞而到此地頭勢窮理極應
有変通且名之過寔古稀有殊令日之事雖云處義
謬妄之致亦自関運數令人怡然有所得也如唯是

處義之道猶未了了吾意則欲杜門屏縮其不得躬謝者非欲自絕也宗無抗顏之勢而和叔則必欲躬進以謝必欲冒呈擬札必欲勿以父子之私而傷師生之休戚於此商量折衷以示之如何鄙意師非一般自擅方廷以下至栗谷服制之論已然有等級安有一例致隆極之義而父子之親反處其次耶情義雖不得如前師生之名未敢而改也問候之禮未敢廢也如木川事北人之蹤皆自以不知故雖不能釋然而猶不敢自異耳若使函丈真自為木川之語此人之蹤則師生雖重安可苟合鄙見如此豈敢於私

情而不能自悟耶至於門戶標榜大為世道之累者宗先人平日之至憂而到今不覺身陷此辱親負國此為難贖之罪也

朴定齋答書畧

鄭桐溪之於仁弘其恩義之篤殆所謂非敎不知之類及見其躬為奸賊乃挺身攻擊不少顧藉人莫有非之者以此知師弟之際果不可與君臣父子並論也執事所遭以義則但見其心術之慝以情則又有此父兄之辱內外皆難何得以婾然保其終始也

郭晉叔與明齋書 郭師傳始徵懷川門人明先生竟丙寅三月有終始此書

云〻木川事其時始徹及數友適侍席函丈見打愚書笑謂某等曰打愚提書問其言根令若言之則言者必遭大患勢將如鄭事吾自當之始徹曰函丈自當自處則好矣吾輩則不可不知未知誰人書之耶答柳哥書之云蓋指柳壽芳而生存時也至於許璜云者亦謂函丈聞於許也許亦曾聞其說云也〇今日函丈之疑執事專在鑴事而其不為扶護之宗狀曾所親見於吾身者然有所嫌礙未嘗出口及至近年輕重有別故言于打愚曰曾在喪妻再娶時歷候明齋則問余定昏答以與某人議定涓吉且近之意

明齋答曰此昏不可為前聞舍弟言則其人常為鑴
座上客吾豈不言於君〻力為之始微即托他事而
退之當鑴亮悖未露之前尚惆悵所親作鑴門客之婿
而止之則况今謀逆伏法之後豈復有一毫扶護之
念云〻打丈驚喜曰此誠然果如是扶護之疑誠究
矣今番又以告于函丈則亦傾聽曰是何年事也答
曰戊午年間而定山之言又在其前此時賊鑴心術
未至敗露而明齋兄弟嫉惡痛絶猶如此則於伏法
之後乎函丈曰以此觀之此〻誠然矣其意果如此則其
致奠何以愛之其人罪死云者亦何耶對曰今聞定

山言則金憲袖中之說誤也當其致奠果有退却之
論而趦趄未能悔無及云明齋之過於仁厚函丈之
所悉此不過拘於姻婭之顏情臨事不能善處之致
則容有可恕至於某人罪死云者亦非他意只是妄
發而且其書旣以況其人罪死之後尤有何更論等
語斷之則其決不爲扶護亦可知也○又始徵問於
打丈曰明齋斥陰陽之論云何而函丈及明齋往復
書何以如此也打丈出示其答明齋書曰裁答時忘
未舉論然今聞君言其不爲扶護明矣前日致疑亦
當容恕又曰或云明齋雖無扶護之心是畏禍而然

此險言也函丈答曰此豈畏禍而然哉只以曾是執友故不敢斥言矣○且聞士友言有公州閔生告于函丈曰尼山見其稱鑴姓名非之曰此人豈可呼名云不勝駭恠問於權致道則曰果有之雖不近理其人既是彼此所親則函丈安得不疑况以斥昏事斷不爲扶護之明證此果然矣其餘見聞秖是扶護底說前後一不聞斥鑴以爲惡人此極可恠函丈亦以此爲疑若得見以鑴爲悖惡等文字則函丈千疑萬惑自然氷釋云此安无據之說而權言亦出保合之訃茲並仰禀

答郭智叔書 閏四月十一日

向者蒙荷委枉而未及逕叙而追而聞之悵遡難勝何料厚意愈勤特垂慰問况此滿紙縷縷數百餘言宗出至意若徵高明之相信深相而與篤何以有此今欲一一仰答則私分有所不敢蓋初以妄言獲戾以至於此思以緘口無下待盡餘日爲自靖之義者已三歲矣則何敢輒渝素戒以重吾罪而且以奉累於吾友耶唯所謂閔生云云者全無苗脈非但非吾所言也儒城之閔無一箇相往來者世間安有如許訛言耶權致道所云得惡人二字都無事云者尤可

笑致道果眞以我爲認以善人耶所謂執友之說年前打愚之書始有以之爲士友之相傳云未知所謂士友之爲誰而亦非我所言故極以爲怪矣今此所謂閔生之言亦猶是也近來此等流言方又騰出恐將不止於此奈何此是吾友特向故不得不略以佈復餘俟早晩面罄非敢自外於左右不盡心蘊也宗惧書札之煩有害於彼此未知心諒否明甫兄庶弟拙書所謂執友云者見於甲子夏打愚之書以爲出於士友而聞相傳而問於左翁云若以爲吾言則自當問於吾友而何爲問於左翁耶深以爲怪今乃始知執友之言亦本出於左翁故打愚之言如此先人在世時友誼已絶安有到今待以先執之理此亦謗累先人之一事也打愚所謂臨其裁答忌未長論云者亦可笑夫扶護

罪人是何等事耶左翁之知有扶護之意者既以此云者吾之委書以告者以此打愚之終日草答者以此而今乃謂忌未柔論果可以成說乎所謂罪死云者見趙正丐跡中有此言遍訪春秋書法及綱目凡例而未見伏法者不可稱罪死之文未知見於何處耶然此則當初遣辭之偶然非有他意而為言如此奈何△時又南人前狀使李喜年之子永鴻與李完寧師命為近戚嘗與爭論西南是非之言鑴之完與語窮曰兄輩之明甫亦嘗稱其完有祭鑴文全篇因誦一句曰黨禍忽作甫不少延云云彼中一場騷訛完寧言于尹拯書報曹中明甫驚怪托完寧爨得全文而永鴻轉輾推托久後喜年知之杖問永鴻始自服而為校爭之際李兄談鋒難禀欲藉此防其口果為自創云云完字詳報顛末詭言遂解後來懷川與人書猶把持此事以咎明甫焉

玄石與懷川書 此書在乙丑八月而論甲子姓復書故見于此下

自向來姓復尼書以後每欲一效賤誠而未果如食

者啞真成大病茲敢畧控其愚夫仁友前後書其扼
分失辭之辜固非細故矣尚以門下所處言之一舉
而傷人之兩尊殆無餘地其能獨為盛德事耶託癸
丑開示八字時竊聞門下之言以為朱先生雖於呂
子約不言伯恭之病在他人則未嘗不言今日言病
於子約亦已過矣愚意若非自函丈所先示悔吝之
意者彼雖欲負荆請罪於門下其可得乎嘗側聞門
下自始交厚於魯丈鄙有舉似江都事者乃因鄙人
攅狀而有此云則無亦不近於懲羹吹虀者乎且江
都之事其在魯丈所引而自廢者雖使聖賢當之必

不以為追罪矣其餘雜說要非門下所見則親不過得於傳聞之詿誤乃遂因此而處之如此乖朋友平生之義傷孝子罔極之情以至人心不服而國論不張禍亂之萌靡有紀極不審此則終不害於世道耶伏乞深惟友生之大体並量公私之切害洞去物我之蔽真得公正之理於愚所謂先而悔吝者亟留意焉

懷川答玄石書

云云且一擧而傷人之兩尊此執事之所以為大何者此固愚之罪也然先為此不忍之說欲以脅制人

而使人迫而後應之者是誰也若論其先後之序則所當悔謝者孰先孰後也且彼不知節義之可貴而妄加織迫使人憤怒至於作文以辱其尊其時愚雖極力周旋獲焚其書而每哀其人之昏塞不知渠家有物議而肆言至此故姑以此警之非所以傷之也且江都說話多出於滄洲金公故其人之書亦以金公之說為出於無所歸咎據此則渠非不知而每以愚為造言以直閑論或是一道當時所見如此故有所云云今承誨責既感且悚執事全以失友生之義為罪且道吾妄不自量以攻吉甫者何事曾於執事擡

狀而妄言奉質之日所以未安於吉甫者又何事也令其後人之怒正在於此而不敢言則乃援引江都事以為困我之端聖人所謂以直報怨者恐不如是也且彼以排節義一事思有以易天下雖洪水猛獸之禍亦未有慘於此心切憂之故適仍其先自提起而對焉應上聞彼以執事狀文親示宋尚敏子慎子慎云沒去江都事為未安彼甚啣之故乃以慘酷之說沮其立祠之議夫朋友之義雖重而世道之憂亦深人心之不服國論之分張有不暇顧此扶植節義而有害於世道懲死此理也

崔愼疏甲子五月

臣師奉朝賀臣宋時烈學問純正道德光大不但爲一世士林之宗匠八方之士敬慕尊信稱之以師雖以向來爲羣奸所侵困之時亦莫不爲時烈卞誣不已及乎羣奸黜伏至冤見伸則宜其益自尊信而奈何人心頗僻世道汚下今日之士尊敬時烈漸不如初臣深自竊歎於心今而後臣知所以然之故也何者前大憲尹拯托跡山林自處以儒陰醜正之心詆斥時烈不遺餘力則今日之士視拯所爲而爲之者安得不薄於時烈哉臣於昨者只因道路聞拯貽書

於吏曹叅判朴世采極口肆罵臣師時烈其書傳播盈滿一世有耳皆聞莫不駭而惟之臣則心深自訝以爲此必訛言也如極以儒自處者豈有誣其師之事乎今始得見其書書中所言無非怨懟時烈之言而有曰木川事如此如此此必是出於函丈門下而函丈不肯說破所聞之處又曰使我自問於許璜者亦未曉函丈旨又曰義利雙行王伯並用與大學誠正之學不同同春所謂都是機關草廬所謂全用權數者恐是函丈之宗病又曰函丈之於先人自碣銘以來宗非一事一言而已至於木川事而極矣人子

之心安能晏然如他日由是情不得不異於前矣極
之於函丈宗不能無疑於本源言行之間有如前日
所論者而不得講質古人所謂師生者宗先如此之
義者由是義亦不得不異於前矣臣讀之未半心驚
骨寒宗不知其所以為說也其書雖曰和叔而公卿
韋布莫不稱誦則是無異於公家文字也豈可諉之
以私書而置之不不也哉故儒臣尹宣擧即極之文
也嘗與時烈相交為友而極之於時烈嘗自少受學
講論義理積有年所稱之以先生比之如天屬之親
矣師事累十年一朝棄之如遺比之如兒噫嘻險矣

此豈常情所可測哉臣師事時烈今至十九年未嘗見一言一行不合於大學誠正之道而有雜行義利並用王伯之事也拯之言胡為然哉蓋義利雜行王伯並用即朱子嘗與陳亮往復論卞之辭也今拯嘗見時烈何言何行有似於陳亮之言而發此等無倫之說耶蓋雜行義利並用王伯則誠所謂畔棄繩墨脫畧規矩之人也時烈之平日言行何嘗有一毫疑似於是矣而搆誣之辭至於如是之甚耶以臣之所見言之則時烈之於義利王伯毫分縷折至精至密蓋致其謹嚴則寧有毫厘彷彿於拯之言哉如拯

之言則時烈之學僞而非真也邪而非正也是欲以
時烈之用功誣以自欺〻得人罪於聖人之歸隱〻
人心之危險胡至於斯耶時烈爲學正大光明欽慕
尊仰必欲效而行之者蓋深於朱子之道則豈有雙
行義利並用王伯以自作朱子之罪人哉雖以向來
迫禍之時而言之其無毫末利害之心亦既有見得
者矣臣請詳之時烈律身以篤敬教人以謹嚴老而
彌篤不動乎鉄輪之旋轉困而益堅不變乎霜雪之
凛冽蒙大難而未嘗有隕穫章黄之擧迫大禍而無
一毫消落摧裂之意守死不変擺脫於利害之私確

乎其不可拔有如是則況在乎平常無事之時豈有
攬金銀銅鐵為一冤不自知其非之理乎然則尚有一
毫是非之心者孰敢以擬之言不為罔極之誣哉時烈
越自孝廟以來深蒙寵擢之 恩難進易退之節尊
王黜伯之事昭在人耳目雖欲誣罔豈可得乎時烈
之心以為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不
成大義而罷退不欲以理小為己功是故告君則必
先以格致誠正之學教人則不勸以決科取第之文
雖如向時賊鑴輩欲加以人臣之極罪者亦不敢以
為本源可疑機關權數而斥之則今日時烈之被誣

義利雙行王伯并用者前所未有之事也其所謂機關權數亦皆管商儀秦之事而拯乃以宋俊吉及李惟泰為有是語而引喻斷定畧无顧忌未知俊吉因甚事而發此說於何日何地而與拯同聽者誰耶抑出於書札文字間耶俊吉若以時烈為都是機關則作之深矣又何許以道義之交而同其出處於在世之時托以後事於臨終之日而至有以高山仰止四字示其終身尊敬之意耶以此觀之拯非獨誣時烈並與俊吉而誣之也豈不痛哉若惟泰權數之言亦未之聞也時烈之於惟泰相與同師為友而自甲寅

人事大變之後惟恭多有可疑之事故公訟不許惟
恭仍此歸怨於時烈常有不説之心毀斥之則其爲
權數之言難保其必無而亦未滿一哂也拯之引此
爲證者不過合勢連衡之計而亦多有積憾之由也
臣請悉之拯之父宣擧當丙子之亂入於江都及其
敗沒也哄其妻及友人約以同死其妻死之其友死
之惟宣擧獨不死焉厥後杜門爲學終身不仕蓋多
有可觀之實矣然以責備而言則豈無可訟者乎昔
年賊鑴之未及敗露也能眩惑士林士林多有信之
者故雖如時烈之初亦不能免焉然自見鑴之背眞

售僞凌侮朱子以後時烈遂與鑴疎矣及至己亥大喪以後禮爲阱則人孰不深嫉而痛絕之乎惟宣擧獨不之絕矣乃於一日時烈與俊吉惟泰宣擧等會于山寺語及鑴善道之事宣擧以爲善道則小人鑴則君子三人相與難之曰善道之事本自鑴而發矣而其原始者爲君子則爲其末流者何獨爲小人耶若以鑴爲君子而以善道爲小人則爲善道之至冤也此語理勝而無可答之辭故宣擧不得已應之曰鑴亦小人矣吾當絕之云而罷還矣厥後宣擧竟無絕鑴之事故及其沒也鑴爲宣擧作祭文使其子奠爵

焉時烈聞之大以為訝乃於宣擧練祭之日畧示其可疑之意於祭文而送之其文曰惟是江說少有未契兄若於海並加原貸我之疑晦序言即解凡兹話言更若稟訂痛在心曲甚為我病蓋江事指鑴而言海者指善道而言夫宣擧謂鑴為君子謂善道為小人若並善道而許以君子原貸其罪惡則我之所疑即解之意也此時烈之於宣擧雖稱為交而疑其未快者有如是矣其後拯請著其父墓文於時烈時烈因其家狀而叙其言行末引朴世采襃揚之辭稱道之拯以為時烈與其父宣擧自少交游而不自為辭

反引年輩甚後世采之言而言之此足有不滿之心矣往復論卞請改再三雖有改處而竟不盡如其言此時烈之以不能無微意於其間而然也時烈之於平日往來交遊之間莫不待之以辭嚴義正無一毫阿好循私之意者皆類此也是故悅之者少怨之者多若使時烈果有雙行並用機關權數之心如拯之言則必循顏情隨其所懇而私之者多矣有何怨仇於宣舉而不從其子之請若是其堅乎雖以此一事觀之拯之誣辭不攻自破矣且金石文字當無異於史筆故立言之士不敢為誣辭以媚於人者自是天

下之公議不可有一毫私意於斯矣然則雖款曲循
其子之意而改其文字過許道德焉可得乎故時烈
竟不深許於碣文拯之所以御怨挾憾於時烈積之
歲月至于今日者專在於此其書所謂函丈之於先
人自碣銘以來宗非一言一事者是也且木川之人
乃於頃年有江都俘虜不合享祀之說蓋指言宣擧
也時烈風聞其說而深有駭憤之意及見前左尹臣
李翔爲木川地書院之長謂之曰君何不能感化侮
辱美村之人耶翔因令書院覈得其人罰之非但年
久之事猝得究得渠輩深隱高諱而得之之難甚於

捕風繫影矣蓋時烈之言於李翔者其意未嘗不學於宣擧而拯乃深信木川人反覈自隱之説而反疑其言出於時烈之門下此則常情所不到處而拯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累次迫問其言根所出之處時烈不得已而指其所共聞之人其所共聞者即陽城儒生許璜也拯竟不問於璜只自作仇而益其憤怒其書所謂至以木川事而拯矣者此也至於書札醜詆論貶若是其狼藉而乃曰使我自問於許璜者亦未曉函丈之指也噫嘻甚哉令拯歷數時烈之手生本源而共人誣辱至於如此然猶不去函丈之號

旣以時烈爲義利雙行之人而尚存以師之称臣未
曉其意之所在也近見一種士論而立異於長者之
人比之子路之愠見今拯詆長者而尚存函丈之称
人亦以拯之事比之於愠見矣然子路則愠見於
其師而已未嘗有攻斥其師而陰與人議詆如拯之
事也拯一不就仕讀古人書殆四十歲矣不但士林
之瞻望甚　朝廷禮遇甚隆且渠亦何嘗不以古人
自處而今乃倒戈其師如此時烈之於宣擧雖有
不滿心處而許其學許其節形諸文字者亦多矣拯
何視時烈以爲其父之仇而攻斥詆誣若是甚也臣

固知拯積憾於時烈久矣然豈料拯之口發出此因
拯之說耶盖時烈之道德學問遠師朱子之法門出
處行藏明東春秋之大義以至平日語默動靜亦未
嘗脫畧畔棄乎規矩繩墨之中而爲近世儒賢之宗
匠受累朝　聖明之深知則其處心行事之光明正
大如青天白日無一毫邪曲之私者也雖令婦孺賤
隸之無識亦莫不知其如此則孰不知彼拯挾憾惡
對之言固萬無所損於臣師道德之一二而第拯不
是鄉曲小儒之人世采又爲一世之所尊則凡其酬
酢之書必當有傳後之事矣後世之人因拯之書或

以時烈爲本源之可疑而機關權數如拯之言則不但爲時烈門生之至痛也抑亦爲斯文之深慮後世之人又不知拯有誣伯夷爲盜跖之行不幸之大者孰過於此哉云云

荅曰憶奉朝賀以碩德大老荷 兩朝之殊遇爲士林之宗匠寡昧之尊信國人之景仰爲如何而不料誣詆之因極乃至於此深爲世道不覺慨歎縷縷所陳固非爲師卞明之意而言甚痛快予用嘉尚可不採納焉

護軍朴世采疏

竊聞直長崔愼以前大司憲臣尹拯貽臣書中言及其師奉朝賀臣宋時烈事上章陳辨擬爲根藉此事曲折未易覼縷然以臣之竊聞雖有所謂墓文搆述之端固難晏然者然其實狀初不係於是矣蓋拯間嘗因事有所叩質於時烈未得其開釋自後遂成抑欝每欲作長書並數年日爲師之誠意臣非不知其出於疑則當問之義而或恐負觸緣於激時設致傷師生之体乃於相見之時止。不啻再三及聞因人言語先致大意於時烈臣又惜其太涉輕卒不免以書詳問當時辭意且令若爲之傾謝則已愼所奉諸說

皆拯於答臣之書以其因人先致之説反復曉喩且
使量示其處義之方者本末條理具有所由此蓋愼
之疑拯與臣陰相譏詆辱於時烈者然也臣細觀
其書所謂先致者雖在於當初效誠之意無心裁量
故姑藏其書以待早晩面論或復因書規功而時烈
亦聞先致之説戒子弟勿出及有以此書至者卽付
火熖皆有微意於其間而愼則不知猝見謄本若得
奇寶截去首尾辭意汲汲爲攻斥之計遂並拯文故
執義臣宣擧而侵侮之私意國体一無顧忌以至時
烈師生之間 殿下君臣之際俱不得其當此又臣昏

鈇鑕隨之致其咎不但使拯未獲效誠於其師而橫致顚沛者也蓋臣聞之師生之義常以尊嚴致一爲主然而禮經既以無犯無隱之道垂訓後世則聖門适戡之諸伊洛又何從道之疑尚矣逮乎我國文敬公金宏弼以一代大儒乃或署貮於其師金宗直厥後朴衡黃愼諸人亦莫不因事獻規於師席以自附於古義而然宏弼本不以此廢道學相傳之緒而餘人不失爲令名庸何傷於始終大體乎雖拯之意固亦不出於此矣第臣嘗自惟念時烈是李珥之流派宣擧是成渾之外孫自相講磨共爲斯文宗主況臣之

於時烈雖未有請業之事出入門墻餘二十年於極
自其先人時從游父子之間情義甚至深以近來不
無相阻之漸為憂互相勉勵必欲調和保全於彼此
師生之間輒止其長書矣不料今日轉輾註誤別生
病敗至於斯極使人慨恨無以自釋慎疏所謂與極
陰相譏詆詬辱時烈者罪不可逃陟黜榮辱義无獨
殊伏乞 殿下察臣前後所犯亟命加臣重譴快明
一時之是非
 兩相遞說 五月丁三日
左相閔鼎重曰近以崔慎上疏事論議紛紜是非不

可不明慎以北道會寧人受學於宋時烈其為人不
無可取處鄉曲之人雖於文字上不能稱當其疏意
則不是別生意見尹拯書中所論已極不當則慎之
投疏不可專謂之非矣且朴世采疏中參引金宏弼
事而此則有不同者宏弼事不過處事間規警之意
而拯書所謂義利雙行王伯並用實疑其心術行事則
慎之分疏亦不可已也尹宣舉所以氣節見稱士林
景仰當初亦嘗自期以陳東北地王諶則江都之事
蓋有所未盡者矣慎疏所謂不與尹鑴相絕事宣舉
自少與鑴最親臣亦與鑴相親矣及鑴改中庸註解

之後宋時烈峻責鑴之曰經傳文義豈獨朱子知之乎其後宋時烈仍與鑴相絶至於禮論相爭之日早主貳宗之說擬爲危險故判書臣宋俊吉亦與相絶而宣擧則無明白相絶之事愼之疏中所謂亦非倣作虛言也第其疏辭輕議先輩此則不可謂爲先失而至於擬事則節節非矣當初師弟之間固非凡常而到今致疑至於如此雖未知擬之他日樹立之如何而此事實是大段不是處此後則 朝家不當以待儒臣之道待之矣若因此而論議轉激則爲係關風俗亦大故敢此仰達 上曰崔愼疏中措語雖或不

當大意則為師故優容矣尹拯則自前禮待令以此
事觀之可異矣領議政金壽恒曰尹拯之事初不過
以私書往復則本非　朝家之所預知而到今崔愼
朴世采以是陳疏既已上徹不可諉以私書而置之
如使拯言為是　屢朝禮遇宋時烈之意歸於虛地
不可不明白示別矣崔愼下語之際不無過激之處
其意則固不可為非而尹拯則　朝家待之之道似
不當如前耳尹宣擧江都之事雖有未盡之處其後
引咎不出終身自廢用力學問志行敦確非後生未
學所可輕易議論則愼疏所論固未免妄率而其意

則不必出於詆辱耳朴世采疏中所引古事先正臣金宏弼乃金宗直之弟子也宏弼以宗直位至判刑而無所建明作詩譏諷後人乃謂寒暄堂貳於佔畢齋然先正臣奇大升論此事而謂師生無可貳之義黃慎以連和不當之說往復相質於其師先正臣成渾一時質問無不可則此與拯事亦有異世采所援恐未襯着且世采疏中謂慎如得奇宝慎之挺疏不過爲其師伸卞而已有何用意搆捏之理乎此言亦非宲狀耳左相曰凡論人之道必須以近似者而言宋時烈之言論本末峻正則義利雙行王伯并用寧

有彷彿者乎蓋以私憾積漸而然也 上曰此事出於私憾則寔是世變而朴世采如得奇宝之言亦未穩當矣領相曰臣雖未見極而聞其姿質甚高早負重名矣今乃有此事是必見識不能通透故自不覺其流入不是處耳 上曰近來世道大壞日後如有為拯伸救者則大老想必不安而朝著生一鬧端慮念不少矣

獻納金斗明疏 五月十一日

伏以臣聞司饔直長崔慎爲奉朝賀宋時烈援進一疏以前大司憲尹拯之答前參判朴世采書稱以下

誣滿紙張皇殆數百言其下擧臣亡師　贈參議
尹宣擧姓名敢以無倫悖慢之說極口詆辱靡所不
至臣識驚心痛骨不得不一言陳暴焉其疏有曰極
之父宣擧當丙子之亂入於江都及其陷沒也與其
妻及友人約以同死其妻友死之而惟宣擧獨不死
焉厥後杜門爲學終身不仕蓋多有可覩之事矣以
責備言之則是無可議者乎又曰賊鑴已亥大祥禮
以爲穿則孰不深嫉痛絶之而惟宣擧獨不絶之及
其沒也鑴作祭文使其子奠酹烈時聞之大以爲訶
乃於宣擧練祭之日畧示其可疑之意於祭文噫之

人之為言若是肆然無忌無惑乎世變之為今日矣

臣亡師早歲承道學專為己不幸遭丙子之禍遂乃絶意有為於當世逮 孝廟眷禮益隆至有士服賜對之命輒以臨乱不克陳疏自列前後徵召俱不就其辭持平疏畧曰曩日江都事固不欲興言而臣之深痛寃在於此臣仲父烇以宮官致命而臣不得相拕而死士友權順長金益兼等皆不負其志而臣不得與之同日而死妻妾子棄而臣獨苟免如臣此景求之於古亦志士仁人之所嘗恥惡也臣跧伏鄉里祗今數十餘年未嘗一日而忘其痛矣其辭進善疏

曰始而妄學陳東之所為終焉不免為尹穀之罪人
云 孝廟特賜温批曰嘉爾守志不變而反惑其太
過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死者也二人之事不同何
可以此逃謂死罪乎蓋亡師從初不書所受官衘而
及辭臺職又以久遠 朝旨因稱罪死臣故諭名
荐疊常有必致之志其後又有予之欲見只言其无
死罪之批而亡師終始引咎確然不易以自靖其志
者如此四方之士向風興慕至於薦紳大夫之異趣
者亦相敬歎咸服亶峯篤行完節而未聞有短之以
不死者矣今慎乃曰不無可議云者亦獨何心哉至

以賊鐫之遣子奠酹爲亡師不絶交之證勒加砭切言之誣罔也有甚焉鐫之於亡師自以宿昔交親恨其一朝見絶常懷憤毒乃於窆葬之日遣其子義濟以其侑祭之文藏諸懐中及其酹酳乃是出袖其辭云子謂我妄攖世禍吾謂子不能自樹其他句語無非憾恨中流出此果出於愴舊悼亡之深情耶即此一款可見鐫之見絶而以一時亮人之用意奠酹指謂之未嘗絶交乃曰時烈大以爲訝若使鐫之爲文揚善褒美抒悲洩哀則容或可疑其文一出遠邇駭視時烈決不必致疑於不當疑之地而愼之爲言令

乃如此是不惟誣其師亦豈非辱誣　聖明者乎
又於亡師練祭之文畧示其可疑之意云設令宋時
烈眞以爲可疑而丁寧致疑於追酹文字是必未詳
鐫之祭文本意而不無過疑於其間近來湖中往來
浮說中間噂沓執爲左契擧亡師之平生而譏侮侵
斥不遺餘力噫人心之陷溺一至此哉嗚呼亡師宣
擧之父故大司諫煌抗義扶綱於斥和之時其外祖
文簡公成渾得文正公趙光祖之學於家庭世適之
傳淵源之深自近世諸儒未之或先也亡師生禀卓
絶之資克紹統緒之正遯世獨立守常經而終身无

以賊鑴之遣子奠酹爲亡師不絕交之證勤加砭切言之誣罔也有甚焉鑴之於亡師自以宿昔交親恨其一朝見絕常懷憤毒乃於窆葬之日遣其子義濟以其侑祭之文藏諸懷中及其酹酌乃是出袖其辭云子謂我妄攖世禍吾謂子不能自樹其他句語無非憾恨中流出此果出於愴舊悼亡之深情耶即此一款可見鑴之見絕而以一時亮人之用意奠酹指謂之未嘗絕交乃曰時烈大以爲訝若使鑴之爲文揚善襃美抒悲洩哀則容或可疑其文一出遠邇駭視時烈決不必致疑於不當疑之地而愼之爲言令

乃如此是不惟誣其師亦豈非厚誣　聖明者乎
又於亡師練祭之文略示其可疑之意云設令宋時
烈真以爲可疑而丁寧致疑於追酹文字是必未詳
鑴之祭文本意而不無過疑於其間近來湖中往來
浮說中間噂沓執爲左契擧亡師之平生而恣譏侮侵
斥不遺餘力噫人心之陷溺一至此哉嗚呼亡師宣
擧之父故大司諫煌抗義扶綱於斥和之時其外祖
文簡公成渾得文正公趙光祖之學於家庭世適之
傳淵源之深自近世諸侯未之或先也亡師生禀卓
絶之資克紹統緒之正遯世獨立守常經而終身无

有悉悔者足以風勵衰世矜式頹俗而不幸近来俗
習漸渝論議派分如慎之徒指手叫嗄侵侮仮賢公
肆譏誣罔有紀極其在亡師之盛德大節庸何傷乎
而獨不為清朝之一大疵耶臣雖疲劣不欲共之
啜啜而第伏見 聖批別無明示好惡之辭而只
以嘉尚採納為教若以此等誣賢之說並謂之明白
痛快則其於辨邪正定是非之道為如何哉云云
答曰覽爾疏辭俱已詳悉尹宣擧之平日學行予已
稔聞則今此崔慎疏批中云云之說豈指此而發哉蓋
其為師伸卞有足可尚之意也

朴定齋與明村書 五月

得見金獻納疏本多不中肯綮不曾與丈侍諸尊畧商否竊謂江都事外祖於當時非有所受職事也避兵而入兵至而去乃士之常但公自以君親皆在圍城中不宜坐圖便安與權金諸公分守城堞城陷權金及難而外祖得免非權金有必死之義而外祖無能死之節也特以倉卒間所遭事勢或殊夫同事於危亂之辰孰無在壑喪元之志其時偶未在同死之處而其後又未有必殉之義則外祖之生又何負於權金哉所謂與妻約死之說外祖疏中但曰妻決子

棄而臣獨苟免而已丁酉冬同春之所達於 楓前者意
在白外祖心事而容有不盡詳悉者矣顏子曰子在
回何敢死當是時非有不得不死之勢而上有父母
未知存亡其不可為友妻而死亦已明矣然外祖之
心則又不以此而自恕常以同事同居之人為皆死
於難而我乃獨生常可痛傷至其引咎不仕專以䟽
斥虜使而免於虜難為至恨深恥終身自廢无所怨
悔可見慊慨惻怛根於至誠非恒常所可及其是以
孝廟賜批曰爾之所謂死罪无非炯介出俗之行予
之所以惓惓不忘而必欲致之者也由是觀之知外

祖之深未有過於　孝廟矣當時儕友莫不以外祖
所執為大過知者或深服其確及自身沒之後乃欲
執其撝謙之辭以為疵病豈不痛哉尹鑴事左相則
必以鑴為包藏禍心而善道之疏指為鑴所嗾外祖
則以為鑴雖有所失其禍心未著善道之疏又未見
必鑴所嗾則不當億逆而懸攻之左相則疑外祖扶
此抑彼之不力外祖則病左相加膝墜淵之太迹此
其平日之所爭也以今觀之左相之言果驗使外祖
而在世固當愧服於左相之先見矣然外祖之所以
處鑴固不害為平心處物之道而若左相之為則徒

足搆怨結怨以敎而為士林塗地之禍此其得失必
有後世之公論矣天下事莫難於知人自古聖賢之
所不免胡文定不以不知㯋檜而不得為君子程子
不以不知邢恕而不得為大賢程子之行遣也謝上
蔡疑邢恕所為程子猶曰故人情厚不敢疑以此知
君子之心廣大公平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曷嘗忿忿
然索性攻擊有若鬭捽者之為哉今之欲求瘢瑕者
不但云其不知鑴輒為新說以為某陽絕鑴而宲不
絕欲被之以依違反覆之名蓋外祖未嘗不絕鑴也
直以其投合相門干預國論為失身之大者而乃傲

然自是怒人箴規無復朋友之義故絶之其與尨相之所以攻鑴者其緩急輕重固自别矣乃以其不如己之憤嫉斥罵而謂之不絶豈不異哉至於奠酹之事鑴於外祖宗平昔知舊中間雖以是非論議之故見絶非相有積怨深讐也故外祖於常日雖與鑴不通聞問至其遭伯嫂喪鑴有吊狀而荅謝之權正之没亦嘗書致相吊之意則鑴之當外祖喪操文致奠亦以故意而主家未見有必郤不受之義固非若尨相之於鑴有相矛之隙也向所謂緩急輕重之别者蓋如此〻豈得爲不絶之證哉况卽其所謂祭文者

而求之其見絶不平之意勃〻於遣辞之間者乎外
祖前後心事本自如此雖質之千載可謂無一毫疑
晦矣若左相之所以㦗梗於墓碣者抑在此二事之
外考見外祖平日所以數規於左相者及巳酉一書
則可以得之此又不可不知也竊見金䟽於江都事
則不先明其無必死之義而但取外祖引咎之䟽證
之則其於當時處義之精後來撝謙之盛不能有所
發揮矣尹鑴事則不言外祖之所以絶鑴者本與左
相不同而但分䟽莫酧一欵則其於事之原委本末
未免有所䟽漏矣至其以大以為訝等説為證左相

則大不可此固左相之說非愼之所自爲也今欲强
以愼爲誣得不爲人之所笑矣如此疏章不可不嚴
愼而金疏首發有此末盡殊可慨惜唯世丈深知此
事首末望於儕友間此等義理尋常講定俾無差誤
於言語文字之間幸甚

金疏云案文藏諸袖中及其酧酢始出時其不記
有此事不能無疑未知果有之否

明甫書曰金疏之跡畧果如所示君之所叙曲盡義理雖使吾等說出何以加此袖中之說果誤矣

進士趙正萬等上疏 八月二十一日

伏以云云竊念尹拯之受學於奉朝賀臣宋時烈之

門者今至三十餘年之久拯之服事之勤時烈許其之尊宗非尋常師弟之比而拯乃以私憾深蓄懟怒形諸書尺詆訕無忌及其事發之後又復連章累牘直投師門恣意凌踏益無所不至於此豈人理之所可忍爲者哉蓋拯之父　贈叅議臣尹宣擧自經江都之變亂屛居鄉里從游師友篤志爲學一時士流莫不推許時烈亦與之相善同時賊鑴假儒者之名遍游於士友間及鑴改易中庸朱子輯註語則時烈爲之痛斥明示仍與之相絶逮乎己亥議禮之事出而鑴乃爲卑主二宗之說欲售其網打之計如文正

公宋浚吉諸人皆知其心術之陰邪亦其相絶而獨宣擧之意不能無參差者故時烈深以道世爲憂累爲忠告而宣擧終不能從焉時烈每歎其不蔽於邪正之卞而及其没也拯以碣文托於時烈時烈以爲碑碣之文撮實其事所以傳信於後世又以文字之於人循情尙譽以悦其心亦非誠實之事故其所記撰不能一如拯之所望此拯憾恨之所由起也拯猶且内懷怨怒之心外禮師弟之禮陰蓄潜藏未嘗形之色辭之間及至今日乃敢乘時猝發詆毁譏斥至於此極盖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臣孝就其中一二畧

下之拯之抵時烈第二書到今每見未免致疑於本
源之地不唯氣質之病不能矯革反有以長之又曰
不平者私情也論學者公議也又曰不但文字事而
已門下之於鄙家雖一事之微細一言之疑似尚有可
害於先人者則無不暴揚於後生人子之心安得不
痛刻又曰私心痛迫情不能如前日云旣曰痛刻則
其怨毒之心從可知矣而乃反曰不平者私情也論
學者公議也旣有怨毒之心藏於其中則盖將隨處
觸發其所爲言自不能公雖曰公議其誰欺也且拯
之從時烈也如彼其久而其平昔質疑之際何故曾

無一言半辭以及於時烈道學之醇疵而至以其文
身後文字為托則其尊尚敬服亦可謂至矣而獨於
碣文既出之後乃以不能無疑於本源言行為言豈
時烈之本源言行因其碣文而始有可疑者耶噫自
古門弟子之於先生長者因事論卞則固多有之而
何嘗有舉其言行之全体公肆毀如拯者乎時烈平
生一言一動皆以朱子為準則至於待人制事皆出
於必誠必直則曷嘗有一毫機關權數彷彿於拯之
所言者耶大槩時烈之於宣舉其所相與者本自不
淺夫豈有意於相疵毀者乎論其末稍所樹立足以

掩江都之事且其終未悟賊鏞之惡亦何傷於寧受其欺之義而時烈則灼見其將為世道之大患故不得不痛斥深排而宣擧以志同道合之人獨於此事意見差殊則嗟惜之心安得不時發於說話論撰之餘安得不畧示斟酌而反致其子之仇視有此困極之搆誣令之不識道理為拯分疏者乃曰師生之義異於父子之親拯之此事出於為父則不可以此非拯云此則大有所不然者假使為人子者處於父師之間或有不幸而其父攎被情外之謗於其師則雖曰事一之義雖均而師弟之情固有所不能全者矣

然而處之之道自有其理惟當竭盡誠意涕泣開陳以回其心如是而終不回則以不能全義之意具告於其師雖有朋輩之問故者只當曰吾雖不幸遭此而平日師生之分至重何忍説道師席間事云則其所處義之權衡盡矣況此碣文擬其事寔若存微意初無僭辱之事豈可以私憾之故捃摭醜辱一至於此哉且擬之第四書論及賊鏞而有曰其人罪死之後有何更論之事云所謂罪之稱未聞施之於亮賊也鏞之誣辱　東朝謀危宗社之罪者亞黨為首則今以罪死目之抑獨何哉云云

答曰人心陷溺義理晦塞乃以平日尊慕之人醜詆譏斥一至此極是豈但斯文之不幸宗國家之不幸也頃因相臣陳達既已明示斥絶而甫等居首善之地痛賢師之被誣齊籲伸示辭意嚴正予甚嘉尙

明齋答羅顯道兼示朴和叔 又告李伯吉師命辛酉七月

先人江都事無他曲折城陷之日先妣即自決而先人微服從琉原君奉使南漢之行以渡江蓋自城中者既得免於兵鋒則微服避難必無不可其時權金兩公隷在南門故得共仙源金相公同焚而死不然則亦無必死之義況先人之只欲飲見老親同死於

南漢者乎其終不死則天也雖律以十分道理少無可疑而只爲先人自道之辭故自以爲苟免而痛自刻責者也且爲
孝宗大王言之故亦效古人毋忘在莒之意也若其終身不出則宗守量而入之義亦非必江都以一款爲之主也意所謂量時量己量人無不在所量之中先人平生未嘗以微意示人故無知者雖以同春松谷之相知其所白先人心事皆有未能盡者矣其自稱以死罪臣者非他只自以遣命爲大罪也先人丁酉戊戌兩疏盡之矣今或欲以江都事訾病先人者

即何異於指栗谷以妄塞之悲之疏而謂之自道盡
之者耶栗谷則猶未免真有入山之失先人之不免
則初無可免之義
孝宗大王批荅所謂未聞陳東終致尹穀之免云者
聖人精義之言真爲百世之不惑矣
按肅廟辛酉李究齋師命與史局書報明齋曰日
記中論魯西有二處一褒一貶因問江都事始末
金相壽恒爲摠裁又托明村問于明齋李尚書端
夏問於玄石玄石既以己意荅之又問於明齋故
明齋以一書荅三人且托明村示金李後還送

金相完孛皆明村妹夫故矣金相見書袖入史局明村止之金相曰此書別無可諱之語當示局中諸人而還之矣末幾完寧遭人言出郊局中文書并入一櫃而出此書爲李選所得至于乙丑乃出而捏成一大獄案金相當時旣以爲無可諱乙丑反伸解震顔攻斥明齋明村時在平康任抵書金相歷陳其時事宲責其變見金相抵言忘却語甚遁屈愛憎之變也

玄石荅李尚書端夏書

曾丈一欵得蒙垂示幸甚其所謂先殺其妻巳獨不

死以此爲愧云〻日記所書此不但所以謗魯丈殆將並
與其夫人大節而晦昧之噫〻亦甚矣盖於後來詳
問其曲折所謂殺者當城陷日魯丈在他所其夫人
知事已急使請魯丈於衆會中及至謂之曰與其死
於賊不如早自決某欲一訣而死耳魯丈不忍見其
死即走于前會處夫人遂從容處置令二婢子引繩
之大槩不過如此豈不明白而反欲移累於魯丈者
抑獨何耶某魯丈之在江都前已上書斥和矣後又
呈文分司矣又請分守城門矣且其死死義者不但夫
人爲然同事者金公益謙權公順長又從死於仙源

相公而仲父鄉善公又將定死則是惟獨身僅存雖
至雖愚者必不安於心矣特以蒼皇之際所處各異
遂失毋夫之所則方寸已乱又以南漢存亡尚未可
料乃不獲已奉訟於鄉善公而往省八松公以為畢
竟同死之計蓋既於城陷日不死之後則理勢自然
如此况其後來所以自訟於君父之前者必以死罪
為稱而引陳尹事以寘之要以終始不昧其義則是
其平生所以為愧者不止為妻之獨死明矣嘗聞魯
丈夫人婦德甚高又能通小學列女傳其於臨難自
決寘非異事而魯丈之前後章疏主意有在曉然無

起此於所以示此誣者可謂有餘裕也惟乞商訂揔
相而一正之
又曰謂受札於彼往南漢琢原人來時佯爲騶從而
來日記所謂受札於虜者非實狀蓋琢原使行只是
奉大君書以告江都被誣之狀於園中而已故旣至
南漢不得入還遇大君一行於通津云矣

四學通文十二月二十日

惟我栗谷李先生道大德尊爲海東程朱一國之以
士爲名者孰不知尊仰景慕惟是一種邪黨指摘少
時求道而泛濫出入者而肆其醜詆幸懶 聖明在

上公訟大這邪說自熄矣不意有尹拯者乃抵書於
搢紳間曰今有以江都訾病先人即何異於指栗谷
以妄塞悲之說而謂之自道盡之者耶然栗谷則不
免眞有入山之失而先人初無可死之義噫嘻桀雖
欲以江都事爲無失何敢以不相近之說牽拖先正
混爲一科終又詆斥壓倒若是其無嚴乎李先生求
道時事自乙亥以後章甫從祠之疏極其詳備今不
畳床而果如拯說則橫渠之晩逃佛老晦菴之初從
謙開善亦不免眞爲兩先生之失乎向日蔡振後柳
稷之疏每以此爲誣陷大賢之計而今者拯之爲言

乃出於一轍此而益之則振後其禝亦不必痛惡而
終必有為邪論藉口之資其流之害有不可勝言者
矣名在仕版雖不得施以儒罰終不可不明示痛斥
聲罪中外共國人稟之右意通告主通南學掌議金盛大

沃人通文報恩清州各發通沃川又界道通而太學通辭大同

惟我栗谷李先生學問之淵源道德純真為之士林
之宗匠 國家之元氣不料尹拯者欲下其父之俘
奴抵書京裡援引先生以為混并優劣之端而以先
生為真有所失而其父宗無所失云噫其父俘奴何
如於老先生而乃敢以臭穢腥羶之迹以擬於大賢

真儒隱然為吹毛求疵之計耶曩者賊鑴詆斥我老先生甚矣而亦不以入山為言今拯乃言鑴之所不言是乃學鑴而尤甚豈不痛哉此而不治則其流之害將有甚於洪水猛獸之患愚等乃為此懼欲與同志聚議一處通于道内及館學以為時闡明卞之計云云

玄石與林滄溪

聞四學發通令人氣塞於見斥者別無損益而在大老不幸甚矣懷川躬往砥平嘆出盛大玄石已知之故謂之不幸

明齋答趙士威書乙丑二月

鄙書原草依教謄上栗谷先生以入山引咎而蔡振後䟽以為自道盡之先人以江都事引咎而今乃以此為疵謗事適相類故引以為訂而其下云云者猶言孟子宗有理欒之戱云爾只欲明疵謗先人者之尤為無據而已若其混并優劣之計則意慮之所不到也然區區本心雖如此而言不謹慎如此惡得為無罪也至論權金兩公事者蓋先人嘗記權公事有守在南門信地與金公定為先所之語妄意二公守在南門而仙源自焚之所亦在於此故得以同守其志若適不當其後則其無必死之義亦或與先人不

同云耳非敢有訟於意二公之先也而今論者亦以為罪云不勝惶悚夫二公之事先人之平所生誦義者則雖不肖無狀豈敢一毫不訟二公之意哉况又有謂誣毁仙源云此在意外此論而非論二公及仙源事而發也只因先人事而傍及之故語句之畧自致如此非有他意也然今此見罪之言出而後方更詳看則文字辭氣誠為妄率誠為簡慢雖被以情外之罪寔無自解之辭栗谷事雖或見諒以妄發而仙源及二公家後人見此文字怒其全無敬謹之意則設以身處理亦宜然區區本心寔難自白始知修辭

立誠乃聖賢真至之訓而不閒於文字亦非小罪也不勝自訟而無所及矣奈何

翰苑簡通乙丑正月二十日

近來人心不純俗習漸渝識者之寒心盖已久矣乃者四學伩生金威大等以尼山尹都憲簡札中援攀栗谷李先生語謂之誣辱先賢至於播告外中而其遣辭之無倫造意之不端有不忍正視也栗谷先生爲東方百世之師雖俗士賤夫亦知尊慕況淵源相傳之地其所誦法而山仰者當如何耶今視尹都憲書中語蓋窃痛先府君被誣欲借李先生成德前事

以證其罔極之誣而苟有侵侮之意何以藉重於此耶此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之致而刻其文字語意又無侵及之事耶令學校等陽附尊賢之名欲售陷人之計拈出一句文致勒成加之以不測之名噫世道危險乃至於此哉且其書之傳於洛中在於三四年前而卿士大夫舉皆聞之苟少有關涉於李先生之語則非議之論奚待今日而發哉學校通文到今提起搆虛陷人之態如見其肺肝其在正士習之道不可無施罰之舉僉尊幸各可否焉齊文金洪 福沈權柳

尚載金盛大等停舉題目　摘抉文字用意陷人

太學通文

泮任宋徵殷

今日士論之携貳宲爲斯文之大不幸而凡爲士者惟當杜門靜修講究墳典以各求義理之所當而已迺者四學伩生金盛大等以尼山簡札中援引栗谷之語以爲誣辱先賢至於通文八道其假托尊賢之名陰濟諂人之私者豈非大可寒心哉今覩其書中辭意蓋從前邪論之輩常以栗谷先生自點之辭反以爲誣辱之資而魯西先生被謗之事適與之相類故其援以爲訂者良以此也其下一轉語雖若少欠委曲而必欲援被而訂此者宲出於尊慕愛悅之誠

則夫豈有一毫侵侮之意哉說者曰栗谷入山之說前或云云而下以失學曾所未有此固不知者之論也李先生年譜有曰自陳少時誤染禪學之失不敢當論思之任云云辛卯館學擬疏曰只以幼年之失斷其人之平生則是埋鸞之戲可畏蓋等云云至於乙亥宋時瑩等疏亦曰豈可指其幼時泛濫之失詆其疵累云云凡此諸說皆不害於道理而獨於此必欲抉摘而論斥者抑何意哉且魯西先生江都時事自是學問前事而後來所成就如彼其卓然則為士者所當景慕其成德欽仰其遺風而已其可疵共不

太學通文　泮任宋徵殷

今日士論之攜貳寔爲斯文之大不幸而凡爲士者唯當杜門靜修講究墳典以各求義理之所當而已

可先非所追論於今日者而亦何所增損於先生哉設令其時或有可先之義以子弟而論父兄其議亦安得不如此此乃視過知仁處而至以尼山近日事延及於先丈醜詆詬辱不翅如詬罵賤隸至於湖中通文而極矣噫以　累朝之所尊禮士林之所景仰而肆意凌蹈必無顧藉其言詆之乖悖乃至於斯耶栗谷先生即吾東方百世之師而其學問道德宗爲後學模範則凡在血氣之類孰無尊慕之心哉若以

其所謂尊慕者乃反非尊慕也太學首善之地公論所閔凡諸妄論之士畧施規罰別爲通文更加告諭

報恩通文

今見藝文館通文乃翰林金洪福發簡於四館停舉四學發文儒生金盛大等事也盖此四學爲栗谷先生卞誣播告中外而今洪福逞擊沮抑其爲極巧且憯其措語又極凶悖無倫隱人心之不淑世道之危險何至此極栗谷先生爲東方百世之師其或有毁之者則凡以士爲名者所宜共疾而洪福乃敢右袒立幟於誣辱先生之人逞擊守正明義之士是不亦巧且憯乎尹拯以子訟父而江都之事猶不敢全然

可免非所追論於今日者而亦何所增損於先生哉
設令其時或有可免之義以子弟而論父兄其議亦
安得不如此乃覘過知仁處而至以尼山近日事
延及於先丈醜詆誣辱不翅如詬罵賤隷至於湖中
通文而極矣噫以 栗翁之所尊禮士林之所景仰
而肆意凌踏少無顧藉其言說之乖悖乃至於斯耶
栗谷先生即吾東方百世之師而其學問道德宗爲
後學模範則凡在血氣之類孰無尊慕之心哉若以
其非所詆誣而强以爲詆誣自以爲鉗人之一術則
其所謂尊慕者乃反非尊慕也太學首善之地公論

所關凡諸妄論之士畧施規罰別爲通文更加告諭

報恩通文

今見藝文館通文乃翰林金洪福發簡於四館停舉四學發文儒生金盛大等事也蓋此四學爲栗谷先生卞誣播告中外而今洪福逢擊沮抑其爲極巧且憯其措語又極凶悖無倫噫人心之不淑世道之危險何至此極栗谷先生爲東方百世之師其或有毁之者則凡以士爲名者所宜共疾而洪福乃敢右袒立幟於誣辱先生之人逆擊守正明義之士是不亦巧且憯乎尹拯以子詆父而江都之事猶不敢全然

掩諱或爲微服避亂或謂不死則天也而洪福何人
乃敢曰窃痛先府君被誣爲若本無是事而橫被詆
毁者然又曰欲借李先生成德則以訂其罔極之誣
而已抑又未知先生成德之前有譽累何至今爲人
嗤點耶極也八山之說掇拾蓁振後柳稷之餘論而
又添一真字以案之則其誣罔大於振後與稷洪福
之言曰其文字語意無所侵及之事是以極言爲真
的恰當而其意之凶悖又有甚於極也洪福亂附時
論若蒼私讐欲蔽一國之耳目鉗制一時之正論春
秋之法先治黨與則先斥洪福之輩何可一日緩耶

云

宋相與成南平至善書 乙丑

夫以尹子仁為有意侵斥栗翁者固不足道而謂子仁元無所失者亦不見其是蓋子仁雖急於為先謗今疏而其下語則未免有不遜之失當初鬧端之始起也如使子仁作書於京裡諸人自訟其失言則彼此可以安帖故愚遇人輒說此語而終無其效今則源事已歸筌蹄而餘波滔天雖使栗翁復生莫可如何矣當初子仁於莫有入山之失下即有一轉語以為此不足為失而兼以訂解先謗則自成說話亦成

義理實子仁意思非不及於此而終不能焉此則時運所関非人力所及奈何〻至於權金玉〻亦無所當而駟不及舌可歎

報恩幼學李震顏疏 乙丑二月

竊惟文成公臣李珥道德學問可謂東方之程朱百世之師表也惟彼一種媢疾之徒如蔡振後柳稷等皷煽邪說敢以李珥之少時入山求道指爲異類而踦跂之豈料今日誣辱先賢之言又發於以儒爲名者之口以爲邪黨輩日後藉口之資乎頃年尹拯與人書曰今或有以江都事訾病先人者即何異於指

栗谷以身塞悲之疏而謂之自道盡之者耶然栗谷
則不免眞有入山之失而先人之不死則初無可死
之義噫嘻言之無倫一至於此耶盖所謂江都事郞
極欠故執義臣宣擧不死於丙子之亂而其後深自
痛恨終身不仕　孝廟朝授憲職則其辭疏曰士友
皆不負其志而臣不得與之同死妻決子棄而臣獨
爲奴苟免又曰今日之論臣本心者或以爲與友同
事友死而不能死與妻約死妻死而不能死以此引
咎無意仕宦然臣所以爲此者非爲友也亦非爲妻
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而已宣擧之所引以爲罪者如

此則未嘗以不死自以為得矣今拯乃以其父為無可死之義其亦非其父引罪告君之意也其所謂以妄塞悲之疏云者珥嘗於辭職之疏有髫年求道學未知方生丁不辰早失慈母以妄塞悲遂耽釋教走入深山從事禪門迨周半年賴天之靈一朝覺悟懲憤求死等語此可見珥之勇於為學一變至道無愧於朱張諸賢矣惟此二事不相近似拯也謂其父無過而乃敢牽拖先正比擬其父混以一科已極謬妄而今乃謂先正真有入山之失謂其父初無可死之義豈其父於無過斥先正為有失其所以侮慢先正

畧不嚴畏以實振後學之邪說凡有是非之天者孰
不聞此而痛心畧欲下之者耶是故日者四學儒生
金盛大等作爲通文聲其侮賢之罪播告中外學校
則此可見今日士氣猶有可覩者不意奉教金洪福
等欲爲拯鄭仇敢作威福排擊正論反攻學儒通于
四館雄唱雌和至施停擧之罰使今日一脉士氣索
然摧折如霜之隕草是何 聖明之世人之頗僻邪
說之橫流乃至於此耶洪福爾通之書有曰栗谷先
生爲吾東方百世之師雖俗士賤夫亦知尊慕況淵
源相傳之地其所誦法而山仰者當如何耶噫俗士

賤夫雖無知識猶有秉彛之天故能知先賢之爲可
尊至極也則只欲置其文於無過之地而以至牿亡
其尊賢之良心爲此悖妄之擧此所以反不如俗士
賤夫者也且極於其平生服事之師倒戈而攻之則
於昔之賢者豈獨有誦法山仰之理哉設令誦法山
仰一如洪福等之言令其言之侮辱如此其可以平
昔之誦法而幷掩今日侮辱之罪乎況所謂淵源者
乃師生道學傳授之稱也李珥之道傳之於文元公
臣金長生長生之道傳之於奉朝賀臣宋時烈而極
也始師時烈而終背之肆其誣詆則李珥之淵源何

從而傳之於拯也其書又曰今視尹都憲書中語盖
竊痛先府君之被誣欲借李先生成德前事以訂其
罔極之誣而已苟有侵侮之意何以藉重於此耶其
言詖遁終不成說而至於被誣云者其所下語太極
悖慢盖宣擧江都事時烈以為律之以十分道理則
有所未盡平日既不深許墓文又不溢美故拯之含
憾於時烈者寔祟於此則洪福之所謂誣者乃指此
而言噫嘻渠雖急於右拯豈敢以大老為誣人之人
耶洪福等又以為極書之傳於洛中在於三四年之
前而學伎之到今提起搆捏陷人之態如見肺肝噫

其言若是其事若正則豈可以遠近遲速為咎也洪福之以此為言者其意亦可知矣蓋以極背師之罪著於昨年故洪福之意隱然指學佞今日之峯謂為宋時烈從祀者然此乃洪福等心欲攻斥大老而未敢顯言故為此先試之計其所謂如見肺肝者寔自道也洪福等縱恣悖慢至此而數年以來尹極之黨日以充滿人心陷溺嗜利無恥之徒為極右袒故執綱太學者目見先賢之被誣正論之摧折坐而恝視此臣之所以為世道慨然者也云云

政院承旨尹以道韓構金載顯啓曰報恩幼學李震顏來呈一疏

乃攻斥前大司憲尹拯疏也蓋尹拯曾與親旧書中有栗谷先生猶未免有入山之失一句語云尹拯痛其父情外之謗欲為伸卞引而藉重之為辭見其全文語勢豈有一毫誣辱底意而今震顔拈出私書勒加誣賢之罪甚無倫脊既侯疏為稱以上故不得不捧入

傳曰今觀李震顔疏辭抉摘尹拯久遠私書中一款橫加誣賢之罪隱然有構捏眩乱之計誠不勝駭然噫若使此輩危險之說得行於世則未流之弊将至於國不為国寧不大可寒心哉不可不明示好惡以

正士習李震顔停擧此疏還出給

待敎沈櫂檢閱柳尙載等疏

日者得見學佞金盛大等通告之文則拈出前大司憲尹拯私書中一款語至謂之誣辱先正臣李珥文致辭罪至此於蔡振後柳稷等而無復顧藉噫嘻人心之不淑士習之危險何至於此耶夫發人私書搆成罪案已非聖世之美事而況拯此書旣出於三四年前搢紳士夫之見此書不爲不多而未聞非斥之語到今搜出故紙中終至搆捏而後已外托尊賢之名欲售陷人之計者如見其肺肝則身居四館誠有

不可以盡之者臣等與諸僚相詆發簡掛榜停舉亦已累日而公詆莫不洽然稱快即伏見李震顏疏辭臚列臣等簡中之語恣意醜詆無所不至臣等誠不欲與此輩呶呶相較以益其紛鬧之端而第有不可以終嘿者略陳其委折焉拯即先正臣成渾之外孫也成渾與珥道同志合生併一時俱為百世之宗師文元公金長生親炙於成李兩先生之門而拯之父執義臣宣舉受業於長生之子文敬公集淵源之學為世所尊拯既早襲庭訓其所景仰李珥者與成渾有何間哉以拯平日慕賢之心在成門子孫之列至

于今日反遭誣辱李珥之謗來之天理人情其果一
毫近似乎拯之私書所引不過欲伸其父罔極之誣
藉重先賢以訂其粧撰浮謗之無古今異也旣欲爲
其父藉重則安有反爲誣辱之理乎向者奉朝賀臣
宋時烈曰一款禮之事犀小至誣以貶薄君父之罪
其時雖不識時烈一面之人莫不慷慨相繼陳白雖
以此獲罪而不辭誠以人同心所。天理難誣也夫貶
君誣賢罪名雖殊其情外搆捏則一也臣等之所以
畧施停罰者只欲懲其陷人之習絕其不精之端而
已豈有私惡於盛大等而然哉且震顏又以臣等闒

通中淵源相傳一句語謂臣等專歸道統於尹拯以為脅持臣等之計此亦未滿一哂孔門道統之雖傳在於曾子而其他游夏之徒亦皆師承於聖人則今以道統之不在於游夏而並絕其淵源之所自可乎且震顔抉摘臣等簡通中被誣二字以為尹宣擧江都事宋時烈嘗有云云至以臣等謂有侵侮大老之意此其言非但搆捏臣等自不覺其誣及大老其亦異於向者宋時烈闢木川人有以俘奴之說醜辱尹宣擧拯言其悖妄無倫而又於答尹拯書中亦及駭憤木人之意則其所深惡而痛斥之者亦可見矣臣

等之所被誣者云亦以停虜之說悖妄無倫而深謂

加駭憤則震顏之䘏臣等以悖慢者果何以成說話

乎云云

答曰如此不正之說未滿一哂爾等勿辭察職

名對時筵說 玉堂崔錫鼎申啓華 二月初六日

領議政金壽恒所啓尹拯書中所引先正臣李珥事若謂誣辱則必無其理以此爲罪固無以服其心而第拯以不相襯着之事援引比擬至謂之栗谷真有入山之失而先人初無可死之義其於先正無顧藉嚴畏之意可見矣自乙亥以後五十年間一種醜正

之輩孰不爲誣辱之端前後士林之極力爭卞者皆
在於此到今拯之書辭證成其說以爲邪說藉口之
囑失爲害於先正將無窮則烏得辭其罪乎李震顔
之疏遣辭雖不能停當擧其大意則只是爲先賢伸
卞深攻尹拯之失而已 聖教斥以危險施以停擧
之罰至以明示好惡爲教御前停擧事體甚重施之
於誣辱先賢之輩則宜矣何可以攻斥尹拯之過而
遽施此罰乎李震顔停擧還收以明是非 上曰大臣
所論明正李震顔停擧還收可也又所啓尹拯私書
說話乃是數年前則事到今提起論斥固所不當而

但此等論議既非朝家所知則唯當付之佼生輩四館之官挺身擔當遽施停舉之罰其論議推上朝廷致此紛鬧之端皆由於四館之妄作也且尹拯之事雖不可直謂之誣辱事關先賢所失不少則雖其營求之人歸之妄發庸何傷乎而四館通文中措語專為尹拯今疏有若事理正當小無差失者然其偏護之態有不可掩當發論四館之官並罷職何如初上

上曰罷職可也又所啓朝家既是非之後則更無陳卞之事前頭紛紜之弊不可不防自今以後此等疏章切勿捧入何如 上曰勿為捧入可也 出朝報

崔副學錫鼎與友人書

昨日台對領相陳湖䟽之無失御停之過當繼陳明丈書札之事以為雖不可不謂之誣辱其爲妄發則大矣可知其無尊畏先賢之心矣且其初無死可之義云者尤非矣美村䟽辭備陳與妻約死爲奴苟免之事引以自咎果無可死之義則告君之事豈如此乎今其之言如此、乃誣其文也錫鼎曰以尹拯爲誣辱李某其搆捏陷人甚矣渠雖幺麽一鄉佞其用意之不正如此其在正士習之道何可無懲治之舉乎昨日處分臣則不知其過當也且其無可死之義

云者當丙丁之乱宗社有必亡之形某之殉死雖未知其詳之何如而以事理推之則必是國亡偕亡之意也國家雖危辱山城既不亡則士無官守之責以十分中道論之寧有必死之理乎其時殉節之人儘是磊落而其不死亦不悖於義何可以此咎尹某乎子之於父設有未盡之事尚欲歸美況尹某所處本無可議者乎其前後辭疏云云蓋丁丑後時事大變尹某之意不樂仕宦而不可遽以此為言且有當初論難之事故引以為咎以為自廢之端自道之辭例多過謙何可以此證成可死之義乎正如李某辭校

理之疏自陳髫年求道之事其引咎亦太過豈可以此證成栗谷之事乎領相曰震顔之疏初無用意不正。事玉堂長官之言如此而臣則不知也之上仍陳向日書札事以爲某於積年師事之地一朝以私憾背絶如此是非不難知而擧世靡然扶護無一人明言其非豈不寒心乎錫胤曰尹某向來書札事人之所見各異或以爲大段不是或以爲雖或未盡情有可恕或以爲全無所失而以朝廷言之大臣筵白其事至有處分此外亦多詆斥擧世靡然無一人言之云者臣不知也尹某與宋某情義相阻之後士林又

象不佳論議亦多爭激而於此之時震顔挺身投疏
捃摭年久不干之事搆捏成罪以此觀之其用意果
無不正之端乎領相又陳政院啓辭之失至以偏護
營救斥之又論四館停擧學校之事請并罷職 允
之時兩司入侍僕欲俟還收之啓同辭爭執而以無
史官遽命罷出令方搆草欲陳四館事耳大抵大臣
所論縷縷數千言而天語略無酬酢只於震顔事敎
曰大臣之言如此還收停擧又於四館事 敎曰四
館罷職也

副提學崔錫鼎疏 初九日

昨日　筵席大臣論前大司憲尹拯書札事仍及四
館施罰儒生之舉至有罷戢之命臣心竊慨歎欲陳
處分之失當以史官既出未得畢辭於前退而耿耿
如食有噎玆敢附陳焉凡朝家處分必須先論其事
之是非事苟非也罪之斥之無所不可而如或不然
不論事之是非而先加摧折以爲鎭靜之策則臣恐
其是非益以混淆人心益以拂鬱終無鎭靜之效也
頃金盛大等抉摘尹拯書札中一句語謂之誣辱此
先賢群罪發文拯即文簡公成渾之外孫也文成公
李珥宗與成渾隣德不孤同明相照共爲百世之宗

師而拯之景慕兩賢積有年所則今謂之誣辱李珥者此果近於人理乎況聞其所謂書札乃是四五年前事因其親舊之簡問明其文之終始而其書有曰今有以江都訾病先人即何異於指栗谷以事亡塞悲之疏而謂之自道盡之者耶然栗谷則不免有入山之失之說而先人無可死之義蓋以忘塞悲即李珥辭免校理疏中語其疏過自引咎可見君子之謙德而一種醜正之徒反引此疏以爲詆毀之証至於拯之文故執義尹宣擧江都之事其前後辭疏亦有過自引咎之語人或以此致疑於宣擧之不死其事

相類故答書如此〻不過援引先賢以訂其文之事有一分近似於搆捏者之言數夫發人私書橫加罪案已非 聖世之所宜有而當此士論乖阻互相詆軋之日揭摭久遠書尺搆成別件罪名必欲劘之於詆賢之科其亦不仁甚矣噫尊賢好德之心出於秉彝之固有令使尹拯誠有詆賢之罪則事關斯文人所同疾宜其多士齊憤不謀同辭而今乃不然八路通文之擧何等重大而只出於盛大等若干人之手乎其非士論之公而爲傾陷之私者亦較然矣士習〻不端如此則施罰規正自是四館之職責耳夫搆

捏陷人自作不正宗是盛大等事而大臣反以先啓
不靖之端爲四館之罪臣宗未曉也史官疏 批旣
斥震以不正之顔言因大臣一言不加舒究遽下
嚴命咫尺香案蒼黃迸出觀者失色聽者駭耳不料
聖明之世有如許氣像也伏願 聖明更加證省收
回成命
備忘記令視副提學崔錫鼎疏抑揚彼此偏護私黨
之態透露難掩誠不勝其驚愕也目今朝著之不正
士習之不古予豈不知而等自中種種之論議之乖激
深居九重旣不能盡燭故處分之際未免失當此乃

大臣之關陳於前席者而其所論列無非正是非明好惡之意則何可以先入爲重不賜反汗乎錫疇之反以此爲峯案所未曉也過況其敲憾大臣之計有不忍正視疏中有曰握摭久遠書尺捃成別件罪名必欲擠之於誣賢之科其亦不仁甚矣此則專攻伊日陳達之大臣也噫嘻何其蔑視君相縱恣無嚴一至於此副提學崔錫疇罷職不敍

同日應教申暻華副校理尹德駿申啓華請對伸救崔錫疇疏語全無所失請還收不敍之命且斥政院之不爲爭執又言湖伎輩發通隣邑醜辱尹宣擧因有

紀極而學校爲本故四館付罰盖欲鎭定此輩風習
亦宜還收罷職之命 上并不從又陳領相筵奏之
太偏而仍及校理金昌協論尹拯事言說和平云云
同日三校臣上疏引嫌答曰崔錫鼎負犯已悉於備
忘甬等伸救反出意外此予所以深責者也
翌日筵中 上曰昨日玉堂諸臣營救崔錫鼎而謂
之無失甚不當所引朋儕間私言至煩 天聽事体
不嚴推考（指全語）
十一日院啓（司諫嚴緝）發引年久私書覇成情外罪案通
文八方搴措駭異則四館之糾警士習乃其職耳以

此獲罪遽至坐罷講筵未輟秉筆無人聽聞驚惑事
体損傷請還收四館罷職之命崔錫鼎身居經幄目
見朝家措擧之乖當因其辭疏兼附所懷固是無隱
之意而 殿下不少假借遽震威怒起之以抑揚責
之以偏護辭旨嚴峻譴罰隨至此豈上下交孚之意
乎夫發人私書士習不美斥罷四館處置偏重錫鼎
之備陳委折不過卞其是非而已寧有私意於其間
哉至敵愾大臣之教覩其文勢究其語意則侵逼大
臣實無其跡轉輾激惱漸加一節朝著之景色不佳
聖上之過擧彌彰請還收崔錫鼎罷職不叙之命且

論喉司不爲封還　聖旨之失請幷重推
啓曰四舘之官經幄之臣幷被罷斥蓋出於下是非
好惡則今此啓辭中或謂之意在無隱或謂之處置
偏重宲所未曉而至以侵逼大臣宲無其踪等語必
欲掩護尤涉苟且亟停勿煩
領議政金壽恒箚子卄二
頃日妄有陳白者只欲使　聖上好惡是非得其當
而且以杜將來接踵之邪說也因此論歘轉激事端
漸大譴罰太遽物情不平終無鎭定之望只增紛鬧
之機臣之妄言之失無所逃矣尹拯書辭之非出於

有意誣辱臣既言之矣學佼提起論斥於數年之後
臣亦不以為是矣獨其援引不當引之事以先正謂
真有失者未見其為正當而為尹拯今疏之人專務
蓋覆必欲歸之於無過之地者其心亦未可謂公平
此臣所以開陳者也今之右拯者雖妄發二字亦有
所不敢下者此不過意在愛護恐或傷乎拯而若以
其言謂非妄發則是適足以累拯之言而重拯之過
也然今時議大抵類此不獨錫鬯一人則在　聖明
建極之道只得正其好惡明其是非使詖邪說無得
以投間可也何必重施威怒以失和平之道乎且其

疏中不仁甚矣一款語未必指斥臣身則執此為眾
亦恐有乖原情之道也臣又竊聞玉堂諸臣有論及
臣言詆之失而仍舉臣兒子以訂其同異者云以子
訂父大傷倫理如使朝廷稍尊体統稍嚴此說何得
猥徹於紸纊之下哉其所謂湖西儒生輩通文醜悖
之說臣亦得於傳聞而痛駭之矣因其子之有失而
移攻其父在凡人尚且不可況如贈參議尹宣舉之為
累朝所禮遇士林所尊尚者豈後生末學所可侵侮
者乎其公肆醜辱果如所傳則擒其人而罪其人夫誰
曰不可至於因此事而罰學儒以為鎮定之計云者

申華滙出言外之意瞀人發明臣誠未曉云云

答曰前席陳達不過卞別是非使朝家處置歸於恰當而已崔錫鼎之疏語極不正迹涉偏護則一時譏劉焉可已也至於仮生臣請對多發私語擧子討文曾前所未有故已示警責之意安心勿辭

大司諫沈攸疏

近緣尹拯書中比擬失當語及先正蓋其父贈參議宣擧江都之亂人以不死爲譏而身是韋布與守官不同泰山鴻毛造次之間避死全生者不可以此擧其生永爲疵玷也宣擧以名父之子家有所守其清

脩之操高邁之行閒居林下讀書求志獨不得為有道之士哉後生妄論辱以儔虜之謗臣亦慨然於斯矣相臣以極之書辭決洮誣辱先正敢於妄發乎拳其試以達震聽以鎮薄俗寔出於調停之意憲府之官參其輕重勿罪伎臣停其前啓亦可謂持論和平而司諫金斗明助激欲靜之波瀾必欲立幟爭名至以內外交煽迎合抑揚等語張皇引避眩亂是非復為越闕責有所歸云云

答曰疏末所陳誠為得宜矣時持平閔鎮周并停諸啓只連崔啓而又改措語司諫金斗明引避斥喉司皇附迎合之失大臣內外交煽激成波瀾之非

大司諫李寅燁疏时三

頃因金盛大等停擧之事屢節漸加終爲 聖明之
過擧豈非慨然之甚者乎當初盛大得一尹拯久遠
書札拈出文字斷以誣賢必欲搆成一世難容之罪
案通告中外其爲傾陷之計有不可自掩者拯之私
書初出於援引先賢而其間下語則謂之不審容或
可也然其文字非拯自創即先正臣李珥自謙之辭
也以其平生慕賢之誠引以訂欠以爲藉重則寧有
一毫誣辱之意哉求之事理揆諸人情斷不如是而
盛大等之執此一語以爲擠排之計者此固有公心

者所共疾則四館施罰糾其不正之習其亦職責之
所當為何嘗有為拯偏護之意哉今此李震顔之疏
語意巧險甚無倫脊究其國大等顯有表裡相應之
跡 聖鑑之下斥以不正特施停擧之罰大臣又以
拯誣辱先賢若無是理不過妄發云爾則四館之施
罰初非失着震顔之陷人敗露無餘而大臣言其事
相左是其非相蒙使拯終為誣賢之人反討成其罪
納震顔於無過之地施四館以護黨之罪是非由是
而顛倒人心職此而携貳論議益激上下相阻喉司
諸臣并遞其職經幄長官又被見罷此何爻象此何

擧措且拯之書元不干涉於奉朝賀宋時烈而震顫
托以下誣先正并擧大老仍以爲拯稱寃者啟之於
侵攻大老傅會牽合借重脅持其心所在尤亦險矣
云云
答曰大臣亦不以尹拯爲誣賢以震顫爲無失則誣
成其罪納於無過等說宲出情志阻隔之致良可慨
也
二十五日大諫宋奎濂疏請既罷四館乞解學位之
罰從之○掌令洪受疇啓請還收解罰之命又請遞
宋奎濂○不允○校理金萬吉又疏論受疇之失

掌令洪受疇疏四月初九日以彼論到政院還去

竊伏見校理金萬吉疏本臣不勝瞿然之至當初學從通文之舉蓋以尹拯私書中一句語至謂之誣辱先正臣文成公李珥此則臣宗未曉也李珥入山之事果可為李珥成德之累世人之所共不知而自拯始發則誣辱之謗拯固不免而雖謂之邪論之嚆矢亦固有理珥之以妄塞悲入山求道非惟珥自陳甚悉而先輩所撰墓誌行狀備述其顛末自古大賢君子求道之初泛濫諸家鮮有不出入於釋氏者雖以程張朱子之卓越亦不得免焉蓋以因高明而入因

高明而出也程張不害為程張晦菴終為百世宗師何嘗以少時誤染之失謂有歉於三賢之道德耶李珥即東方之朱子也少失所恃偶有所感初雖不免於泛濫而旋覺其非一反至道其所成就如彼卓然此非先正臣李滉所謂大勇大智者耶至其幼年入山之事則乃其寃跡此不足為李珥一點之疵而向來一種醜正之輩每舉此事非唯不可諱亦不足諱者也設令異議者果因其拯之言有所籍口其為邪說不足多卞則有何一毫所損於李珥耶昔之攻珥者初非不足則到今因拯言豈容復有所增益耶設

者又以極之下以失字爲誣辱之案此尤可笑向所
謂三大賢之道德固不可尙而至於少時染禪之事
則不可以大賢之所嘗爲而不謂之有失其所謂失
者乃指李珥一時出入之失豈斷其平生而言之者
耶若以失之一字果爲誣辱李珥之斷案則
宣祖大王答李珥之疏何以曰從事禪門之小失其
後宋時烈等從祀之疏亦何以曰幼時泛濫之失此
等失字若果有所害於尊賢則　聖祖何以極稱其
可嘉而不許其辭職時烈輩又何以贊揚其道德而
至請從祀於聖廟乎此本冰尹極之所創則何可以

此一字爲尹拯誣賢耶大抵李珥少時出入之事雖
曰有失無異於孟子埋鬻之戲不足損益於成德而
至其勇改向道之宲終不可掩故先輩亦未嘗有所
隱諱昔有人問珥入山時事則先正臣金長生荅曰
似是落髮蓋長生即李珥之弟子而嚴不敢問入山
之事有未能詳知只聞世俗流傳之言以爲信然因
人有問所荅如此李珥之初不落髮乙亥以後諸臣
章奏備陳其宲狀而李珥業已入山則其落髮與否
只是粗迹有不足卞故長生以所聞言之未嘗有經
意持難之事故相臣張維記其問荅編之文集刊行

於世夫尊慕李珥宜莫如長生而學識高明亦莫如長生入山之事果可以為累於李珥則長生亦必欲為其師而諱之非惟不諱其入山且疑其落髮此何異於明道之出入釋老伊川書之而不諱者耶臣意萬吉之為此說者偶未見此書而必以攻撼之人指為君子徒耶尹拯之為人臣宗不知所謂背師果如萬吉之言則直以其罪〻之可也何必以情外不近之說抉摘私書目之以誣辱先賢耶云〻

初九日西原佐生蔡之涵沃川生員李景華各陳疏到政院　稟啓還給　疏本出於懷手共震顏疏大同故不錄

懐川與金延安壽增書 七月

竊聞文谷為世道障百川而東之自幸當時不死於瘴海得見今事也此事本自一塲可笑者如以乃文不死為十分道理而又謂乃文痛自刻責夫痛責於十分道理者何如人耶乃文妄稱死罪臣者明是自訟其當死理不死之義擬甚疏章乃見矣今日不能名命故稱之夫其自訟乃其悔悟自新之善端今乃掩沒之此何足爭下哉以故力、此中疏訟及聞金內翰停罰學伩事則極其驚駭以為人心如此道學亡矣節義喪矣国家無所恃而扶持世中夜憂歎以至明發矣又聞其漸至滔天則將不知国家稅駕何地竊聞文谷特立不懼非誠放溪哉如廊如其功豈下於抑水驅歟也我文正先生可謂有孫矣尼此斯文中人孰不擧手相賀耶夫道學非人〻所可知而至於死義之人則雖夫奴且歎服今乃曰無若死之義則其悖理傷化極矣而擧世靡然黨助之豈料　列聖培養之餘而有因極此之流乎今人皆以學伩李疏為出於

為此漢也發以為脅持之計故嫌不敢一言今聞文谷事不覺趂立不敢隱於執事蓋為世道為国家自禁不得亦見其不患於前也惟執事幸勿以語人恐有焚坑之禍而国随之也一笑而置之

正得事宜而四學輕發以起大閙此則可惜而一番人無狀若非文谷則誰敢嬰其鋒哉然文谷似不能保不知天意何知也

按此書亦棧閑中出自家不敢發金威大不嗾出李震顔則篋中故紙元無此閙端矣自誇不死謂以僞川正好笑具排布意匠搆罪明齋弄罩文公殆同一戲場楢嫌文谷之扶曾西又嗾出沃蹠獎以不墜家辭譏以含糊未盡為打草驚蛇之術苟有眼目者誰不知之其曰道

亡義喪焚坑國隨文谷不保者無非大驚小怪底險
口此老此術迄可止矣

同副承旨李鱠疏八月初六日

近因尹拯書札譔引。正之事鬧端層生先上始於章甫
終成朝閙原其書。直是無情而妄發耳則上此以欲便
加以誣賢之罪者固誤矣然其句語之失錯蓋有不
可掩而救解者又必欲置之無過之地以為先正初
嘗入山則謂之真有失非失言也噫先正初年求道
出入於佛釋之間入山靜處悉覺釋氏書洞見虛僞
然後反求於吾道其事尤為特絶以此謂之真有失

可乎然爲此說者亦豈有意於侵侮先正哉特以意
有所蔽而不覺其至此眞所謂逐鹿而不見泰山者謂
也其他大小論議大抵皆出於相激各執己見爭競
不已前事纔了後事又生風波日盪何時可已乎令不
打破爭端則無以和朝廷云云
答曰憂愛誠論之說誠甚切實可不体念焉

奉朝賀宋時烈疏略 九月十三日

伏以云云 請雪師誣 竊聞憲臣投疏提起李珥落髮之說
而引文元公金長生爲證臣嘗見故文忠公臣張維
文集果以臣師爲有所云云臣常不勝其疑訝臣請

從源頭先陳珥之案跡則長生之誣不待卞而自明
实窮惟云云疏語共他疏大同且維之所謂嚴不敢問者亦
有所不然臣聞長生之言曰嘗以褒形與否徵稟於
栗谷則荅曰雖不褒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哉雖不
切、分疏而其不為落髮之案狀自然形見真是珥
之氣像也且憲臣引張維之説以為落髮是粗迹而
不足卞故長生亦言之若然則何以又曰諸臣備陳
不落髮之案狀而長生言之云者亦獨何心也臣竊
為長生冤痛也乙亥以来一邉人章疏雖極詆誣而
落髮之説終不肆焉豈謂崇報聖廟之後復為提起

以益為誣詆耶夫以妄塞悲禅家以為粗跡而珥乃引以自刻者嫌於自謂因高明而入正所謂人臣自罪不慊於過深也今憲臣所言若揚若抑莫可捉摸而其所廣引諸說皆是虛謊夫伊川之狀明道果言出入釋老而旋即言返而求之六經則豈果只言其出入釋老乎朱子贊横渠也明其逃佛老而歸於正是果如今人只言珥之入山而不言其反從之宗乎今憲臣不究其宗而張皇誣嚇欲以脅持擧世不亦異乎夫擧珥之失而不擧珥歸正之宗者振後稷等之說也謂珥髫年小失不足為失者臣等之說也同

於振後稷等之說而強以合於匡等之說者時輩之說也只立此說亦足以張其說而噏於世又必舉落髮之說以誣珥夫維之所記固不能慎思明卞而然曷嘗言金長生言其師莫大之累而未嘗經意持難如憲臣之說哉今憲臣初不尊兼於李珥復乃移之於金長生而其為說恍惚難測也國事如賢邪而以此為大事者若以李珥為落髮而又若不落髮者然以金長生為誣師而又若不誣師者然又引朱子橫渠而牽合傅會欲以掩得衆目此奚但程子所謂譏闕中役文之弊乎茲因遺稿之進略此伸卞云云臣既

下師誣朋友亦人倫一也臣於故生員金益兼爲姓
不同兄弟也當丙子孽虜之僭號也兼益爲臣泣言
曰吾若不效仲連之蹈海則將入山枯死誓不爲夷
矣其後江都之變果踐其言其餘權順長李敦五皆
是志士也同樹節義可與日月爭光今有以死必死
之義爲言者欲使益兼所樹立晦昧而不章夫節義
明則國家以之扶持節義晦則世道隨而喪亡故先
佼以曹操之不敢取漢歸功於藎錮刑死之朽骨
令益兼等受抑亦非世道之幸也云云
上問政院以疏中權順長云云何謂也政院以尹拯

書辭仰達乃 下批曰人心滔溺義理晦塞至如洪受疇邪妄之徒為拯左袒肆然投疏誣辱先賢罔有紀極宗斯文之罪人世道之大度也今覌伸下之章義理極其明彰只以打破肝膽而永有辭於天子後世矣至於權順長等事亦莫非義理不明之致益用慨歎云云

無必死之義辨

按慷川純明斋書中死必死之義一句語稱以為發下誣手自 上闡欲以排節義害世道之案坐之豈不能售計前後以此嘔血甚多而其共許玩書為最

有曰世道落在醜敗而不可救者以權全無義而死一句此一句雖似寂寥其禍甚於洪水猛獸而朱子一生表裡垂後以之扶人紀正人心者於此掃地云云其所醜詆全沒倫脊蓋明斋書特謂二公固得死所若不在南樓則恐無可死之義與先人無異云爾今轉攙字句直謂無義而死面色頓変遣辭乖戾便似酷吏勘業正玄石所謂在大老不幸者也且此書四年寂然不過巾衍間一故紙耳一朝李璡發之懷川皷之噓起一塲閙焰而已更有何不可救之禍如洪水猛獸也只見其陷人攻人之風習為世道害也

曾見懷擬李忠肅尚吉碑文亦曰有可生之路死必死之義夫忠肅位至八座而時死封疆受任之責故謂可以死死況二公以布衣死所受命不在南樓可死之地則比忠肅尤死必死之義特懷川急於構罪明齋頓忘自家十餘年前已嗅出此醜敗一句語未知其自謂扶人紀正人心者何在而乃作此掃地語自歸於洪水猛獸之識也亦可怪也

十月憲府命命請洪受疇削黜 上以律輕特寘慶興是冬因大臣言移德源丙寅夏付處鐵原旋放

奉朝賀宋時烈疏丁卯二月初四月

伏以云云臣少師文元公臣金長生聞其説則以爲
孟子之功誠不在禹下而朱子之功又或過之蓋非
朱子之功堯舜周孔之道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本
朝從賢輩出無不欽崇服習而至於文純公臣李滉
文成公臣李珥則又異焉知之明信之篤直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不幸有尹鑴者戾氣所鍾應時而生
初斥滉珥之説而文簡公臣成渾則不數也著爲成
説以送於臣臣駭然而責之則仰天而笑謂臣何足
以知之臣與鑴戚屬不遠且喜其有志於從學始甚
親愛動輒相隨而又称道於師友間鑴漸肆詖淫乃

至於詆悖朱子無所忌憚既以朱子註說為不是必以己見易之至於中庸則掃去章句而自為新說以授其徒又其末終則著說自擬於孔子而以毋求處朱子其始終悖謬至於如此朱夫子之道如日中天雖鑴千萬輩何足以一毫參髮哉然其為世道之害甚矣上自大臣下至韋布無不風靡以為其學勝於朱子傳錄其書轉相誑誘其一時所謂高明者尤中其毒而尹拯之父宣舉尤者也臣以為餘人不足責至於宣舉是文簡公外孫則其家庭之學必正而今乃如是故其視效而投入於鑴者不勝其多正如

顧榮賀循歸晋而江東無不歸心也臣不自量度始則忘身而作鑴至是則又捨鑴而作宣舉以臣急戾之質其言語之不中奚翅過激哉至曰鑴是斯文之乱臣賊子而今乃黨助而背朱子春秋之法治乱臣賊子必先治其黨其有王者作則公當先鑴而伏法矣凡臣所言不但如此而又或因事而以鄙言責之為其子者安得而不崩迫哉拯之與臣書所謂痛刻云者此其真心也朱子嘗與東萊論呂氏家學之不正而旋又以為不如捨之而論他事之可以盡其說云爾則對子孫而論其先學雖以朱子猶有所不安

極之父子自處當如何而臣乃敢以愚陋无似妄言
至此而能晏恬然無事乎況極所以誣臣者一皆考
宗而非誣正聖人所謂以直而報者其後與臣者猶
称以先生而自称以門人然則何可謂之背師哉今
之咎臣者曰曾與尹宣擧為同門友義分不淺而斥
之已甚以致今日之紛紛何世臣以為非但同門之
義而已當丙子之夏聞尊虜僭号宣擧慨然出邑倡
多士請斬虜使虜使惧而逃去使大義克明其父大
司諫臣煌則粤自丁卯力主尊周之義故人以為一
国正色華于其家矣不料江都之変其以處典權順

長金益兼等相反渠亦慚憤自廢不復赴擧絕意世
路而從事於俟賢之門讀書求志則文敬公臣金集
與其新而不念其舊誠心相與臣既有同門之義又
嘉其氣質行義非臣之比常以為畏友而相任焉矣
不幸為鑴毒所中便成別人以為世道之害臣每以
為時運所關而非人力所與也又拯以其父江都事
咎臣甚深臣若笑而受之而已則善矣而乃有多少
說話是臣之淺之為丈夫也今之論者以此為罪則
臣寔甘之若曰渠是何人而敢攻宣擧云爾則臣亦
有說焉朱子曰邪說害人〻得而攻之不必聖賢然

則臣之所為亦不為全無所據矣朱子之一生所觝排者陸氏兄弟惟其論心之宗學有不可誣者故朱子雖時有葱嶺帶来真胡種子等語而交義不啻使之升座使門人聽講至聞其訃則曰死了告子而又率門人哭之蓋斥其詖淫篤於故舊并行而不相悖也臣於宣峯雖所見背馳而交義則未嘗不至其死後猶以生前未盡之說質之於祭文則死者有知必諒臣心矣不料其末流之紛紛如此其甚推而至於朝廷之上天災時變國憂民窮置之度外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者也然臣宗無師道而極之斥臣亦

其道理然矣伏望　殿下俯察臣言待極如初云云

荅曰尹極所坐非一時青吏之比寔是得罪斯文關係非細則豈可以論議之紛紛而待之如初乎

明齋荅明村書

慄殊不忍見寔不料其至於此極也只因妄言貽此無限羞辱於先人而又使此至於此極不肖無狀之罪可勝誅耶只自痛咄而已第下章之意鄙見猶不然依前無亦不校爲是先人事兩款之中江都事既已備陳於先人章疏人無不知尹鑴事世安有黨鑴而背朱子之人哉先人之不爲此童子亦知之不如

一切任他以俟公議之自定耳噫江都事不足下其所謂爲鑴毒所中便成别人以爲世道之害云者其借驪爲阱而陷人之心苟有人心者誰則不知且以門下諸人之議言之此事亦不過一横逆耳不諒時義不守己分徒以區區益激无限駭浪未見其必當於理也楊山(玄石)之論士昂(金手明)之見未知其是也恐不如各自守靜姑守己分内事可也懷川之於先人終至此極者非真在鑴也特執鑴以爲疵病之資耳蓋先人平日忠告而責善者每切中其忌諱故曰鑴一事要以排抑先人使先人之言都歸於虛妄而自

立於無過之地此其私意根柢也直至今日定為公案脫略前後事跡只以己意捏成出湊合前後使不顛知末者莫測端倪要以眩亂百世之是非此非特一時偶然所發也

答朴士元書

先人之於鑴當初相交不過如懐疏所謂嘉其有志於伋學始甚親愛者也其所以異端也所以止之者非為鑴也實為士林之無事而生事也其禮訟之後所以禍心也所以相規者亦非為鑴也實以疑所太甚有害於君子平恕之道也至於鑴則於其為學也

每戒以好新尙奇之病於其入京也責其捨靜趍動
之失至於禮訟之後則直以爲盡喪素履而作之以
失身先人之於鑴事其前後本末不過如斯而已未
知以何事謂之中毒耶然先人雖以鑴爲輕脫所坐
似畧緩於懷川所謂禍心者而其下又繼之曰世變
無窮人心難保在城市終無收拾之理恐終至於不
可爲之域云云及至甲寅乙卯以後則懷川所謂禍
心因歸於先見而先人所處於末稍之無所不至者
亦不可謂無驗也乎日論鑴雖有淺深緩急之不同至
是則更無可論者而擬之爲象山尤爲可笑矣鑴之

中庸改節壬辰以前故異端之爭已在癸巳秋蕉山之會而鐫之爲進善持平則在戊戌己亥年間己亥以前之鐫固非庚子禮訟以後之鐫甲寅以後之鐫則又非庚子以後之鐫矣乃反湊合前後之言不思平日講論箴規本末之實而直以爲中毒直以爲黨助顚倒事實眩惑人聽此果何心耶

農隱與明村書

慷既固慮其有此蓋以不得擧舍兄夜不能寐者已久矣前後以背師以排節義以誣栗谷末以扶護擧人四易說而終不售其計德浦從兄以爲彼必不久

復為造言為無狀奉揣今果然矣雖其説若可以欺人苟有所見者可直見其肝肺先人江都事雖百世之無以失節為咎者其於尹鑴則厭弃相絶人孰不知此兩事固不足為先人之累彼亦豈不知不成説話不過欲極口醜辱為其徒先倡且欲以舍兄之作已専出於私憾宗其以私憾背師之罪而已彼所謂中鑴毒為別人未知何事為中毒何處為別人乎世間豈有扶鑴而背朱子者乎為。板蕩無狀之説此上欲以陷人其老妄可憐今日士友只宜明道以自樹立宗不可與彼相較受譏於識者矣

玄石與明齋書

疏訟鄙意朝廷未必見此有所明卞而遺此大關節有子弟有門生而終不使先庭德義學術甚其人不啻氷炭之指著明於世未知於道理大体如果何也但疏辭所宜十分秤停只得開陳卞釋於疏本所及而已切不可更為攻斥觸發之語使令公之訟痛惜寖成齊楚得失之歎而無所底定也

德浦立說（此文世稱立說士類以此為定論崔步陵撰銘曰世誦名言即此也）

頃年懷川答酉峰書有曰夫鑴也乃敢訾侮朱子則不待行究作惡而一毫一髮無非罪逆故每效其愚

於先丈而得罪甚深今者復以其說增衍之至露章上訐是急於誣人不暇自者可謂欲巧而反拙者也鑴之中庸說已出於壬辰年間則自壬辰至己亥七八年來其果以罪逆視鑴乎伯夷之稱寔在丙辰之春鑴陰咨議還納告身故㤄川稱之以伯夷講官之擢憲戒之除又在戊戌己亥之歲戊戌冬㤄川為銓長超資除進善己亥秋持平之除雖是同春判銓時而㤄川若果忘身斥之則同春必不遠㤄川之正論而用朱門之罪逆矣然則其所謂忘身斥之者果在於何時其惟庚子禮訟之後乎㤄川洪鑴更論中庸之時雖有終夜叫痛之答而亦不相絕至庚子禮訟後始絕則謂之罪逆謂之忘身云者豈非到今粧撰者耶借使鑴也在甲寅乙卯之時能伸救議禮諸人

而為其黨所擯逐得至庚申更化而始見釋焉則未知懷川之所以待鑴者當如何耶其將謝家貞之過斥而復與之交乎抑猶以中庸説目為罪逆而終絕之乎吾恐當日之家貞復為昔日之伯夷也且鑴既以凶賊伏法則中庸説論禮事特其細故也雖或有人以義村不知鑴為言者在自家之道宜若以為吾之前日家貞之斥已趂歇後比擬象山乞為不倫矣吾於鑴亦有所未盡看破者則吾與某友直是五十步百步之間也又況以凶賊事論人長短豈其理也云爾則人之聽之者孰不感悅而心服焉也今也不

思出此而直以中庸說爲鑴罪逆欲勒加人以黨逆之律此乃所謂急於誣人不暇自省而亦所以寬賊鑴之至惡者也吁可異哉大抵美村之所以處鑴始終與懷川大同而小叅差焉鑴之作中庸說懷川始攻之美村亦攻之庚子禮訟後懷川絶之美村亦絶之此其大同者也懷川曰彼乃家貞也視之若仇讐然美村則曰家貞之譌失也待之不以朋友而已此其小叅差者也人各有見不可以苟同切偲講磨朋友之道也自古及今朋友之間曷嘗有以言議小叅差而蓄憾含恨若是之甚者乎懷川之所以詆毀美

村者不遺餘力前後三變其説而一節深於一節始則曰絶鑴不嚴中則曰江都㑹厲未淂以鑴為言而曰背朱子其用意之辛勤托辭之艱難决非所發而傳所憤憤不得其正者也然則非真以尊朱子之心而嫉鑴也非真以嫉鑴之心而移怒也亦非真以江都事為不屑殺其心也江都事尹鑴事皆是假借説而所怒本在於美村矣所怒者何耶事明者必能卞之吾不欲索言也